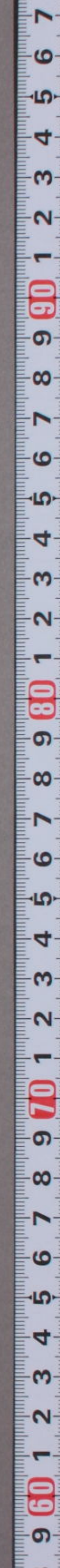




76  
4064  
20





大事編年

肅宗紀

討尹宣舉道通

丙申七月右通文為斥尹宣舉誣辱 孝宗大王事宣舉  
文集刊出已久而其徒甚秘諱之無以得見今稍行于  
世其集中第十五編日記丁酉年条曰往浴温井朴躍起  
問余辭䟽之意以不死江都為言云信否答曰然實與略  
干士友約同死士友皆死而獨生可愧也前日權次仁問  
余以此意余曰江都之事余則以為必不可不言希仲曰  
今日有所避忌不可言也余曰以余當於今日故敢言之





他日則不可出口矣云：希仲者賊鑄之字也丁酉年  
孝宗大王在位第八年也宣舉之以不死江都為言有何  
避忌於孝廟時耶今日則以其在當子故能言之他  
日則事係先朝不可出口又其乙未日記曰尹希仲荅  
書曰北師渡江康王實在軍前云：以余江都之事似當  
有所為諱處也余實陷賊人也以他人而言之則不可也  
當日同患難中人言之何害焉云北師渡江者即指虜兵  
入於江都也而康王實在軍前云者以孝廟此諸高宗  
也宣舉既自曰陷賊人又曰同患難中人即謂孝廟與  
其身同患難也又其十九編戊戌年間與權認書曰聖

上說及江都事則極陳微情冀幸感激者實是本心也又  
曰聖上若察愚忠俾作今日之社舉則未必無少輔世  
教也潛妄之論雖極枉率亦可見本心云：其所謂社舉  
者即晉平公之社賈揚解事也其意槩以孝廟謂有過  
而可以受罰於渠也噫嘻痛矣此何言也其罪可勝誅哉  
况宣舉自有莫大之累難洗之恥而欲掩已過欲護已累  
敢援君父以為自解之地其所用心凶譎寧不痛哉至於  
社舉之論尤極叵測夫平公誠有鍾鼓之失受罰於社舉  
固也惟我孝廟有何所失而當受宣舉之罰耶伏願僉  
尊益勵尊君父闢邪說期下孝宗大王莫大之誣趁期



趨京齊聲叩閭之地千萬幸甚

申球疏討尹宣舉誣聖

全羅忠清京畿儒生申球等疏畧嗚呼 孝廟當耐屢倒  
置之日奮發大有為之志招延先正臣宋時烈諸賢君臣  
相遇千載一時其所密勿經營無非修攘之圖討復之事  
雖天不悔禍中道薨歿而惟其至誠可徹於神明大義昭  
揭於宇宙環東土數千里得免於夷狄禽獸者是誰之功  
也不幸尹宣舉者以失節負累之人惡聞春秋之義媚嫉  
時烈又懷不滿於 孝廟嘗移書時悅托以規箴而乃以  
句賊詐矣延廣狂矣等語并加譏刺於同德之君臣宣舉

之子拯又以書詆毀東大義之事操劫時烈一如宣舉之  
為拯之徒崔錫鼎為祭拯之文而以空言不施高論無成  
等語譏毀時烈所秉之大義時烈所秉之大義受誣則是  
孝廟受誣也臣等又於近來始得見宣舉文集刊而行於  
世者其中誣 孝廟之語不特所謂句賊之說而已臣等  
按宣舉文集中丁酉日記曰往浴溫井朴躍起問余辭疏  
之意以不死江都為言云信否荅曰然與士友約死而士  
友皆死而獨生可愧也前日權次仁問余以此意余曰江  
都事余則以為必不可不言尹希仲曰今日有所避忌不  
可言也余曰今日故敢能言之他日則不可出口矣云：



又其乙未日記曰尹希仲荅書曰北師渡江康王實在軍前云々以余江都之嫌似當有所為諱處也余實陷賊人也以他人言之則不可也當日同患難中人言之何害焉云々又其戊戌年與權認書曰 聖上說及江都則極陳微情冀幸感激者實是本心也又曰 聖上若察愚忠俾作今日之社舉則未必無補於世教也僭妄之論雖極狂妄亦可見本心云噫々慘矣可勝痛哉其所謂尹希仲者賊鑄之字也其所謂今日者即 孝宗大王之時也其意以為 孝廟江都時所處固有可諱者而以不死江都之事言于 孝廟之時宜有避忌惟在 當亭故敢言之他

日則事係 先朝不可出口云爾也其所謂北師渡江者即指虜兵入江都也其所謂康王實在軍前者即以 孝廟此諸衆高宗也宣舉既自首其實曰陷賊人而乃又曰同患難而其所謂社舉者即晉平公自知有過而命社賈酌以飲寡人杜蕢洗以揚解公曰我死毋廢斯爵謂之杜舉者也即以 孝廟為有過而宜受罰於渠者也噫々痛矣可勝誅哉彼宣舉者何如人也自編行伍分守南城與士友約死士友皆死於事而獨不死又逼殺其妻而獨不死至於變名為奴而不死者也此即宣舉本末而所以自知其大節已虧而引罪自廢者也宣舉乃敢以其忍辱偷



生無義不仁之心必欲此方於 孝廟至以有所避忌同  
患難人等語私相酬酌無所顧忌其信於今日而不敢出  
口於他日者獨何意哉平公誠有鍾鼓之失宜受罰於菁  
未知 孝廟曾有何失而可受宣舉之罰乎宣舉欲護其  
身之累上誣君父之尊噫嘻庸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伏願卽命取入宣舉之文集而申加睿覽則 聖鑑至明  
豈有不燭如謂有 聖祖卞誣事體重大不可獨斷則亦  
望以其文集并臣此疏下於朝堂詢問諸臣議其所以處  
置之道焉 荅曰省疏具悉尹宣舉之誣 聖祖果如疏  
辭則其為驚庸孰大於此乎予入覽文集後處分焉

吳命峻疏對申球

二十九日禮曹叅判吳命峻疏畧仄聞鄉儒投疏讒言罔  
極士林之禍迫在目前顧瞻在位三司宰列無一間雜臣  
若不言則竊恐日月之明無由照察於覆盆不得不略具一疏  
死罪死罪恭惟我 孝宗大王身履險艱夙抱大志收召  
羣賢密勿訂謨功業未半中道薨殂志士忠臣之淚猶至  
今未乾而盛德洪烈足以有辭於天下萬世凡我臣庶苟  
非病風喪性亂臣賊子孰敢前一分誣毀之心哉竊念故  
文敬公臣尹宣舉以文正公臣尹煌之子先正臣成渾之  
外孫學有淵源道承嫡傳其節義德業非後生之所可盡



述而不幸當丙丁之歲目覩天地崩拆之變恒懷憐經復  
雪之志自廢自畫既不出世母心祝望惟於在 聖君  
賢輔克恢大業以伸春秋之義復睹天日之光耳值我  
孝廟與一二巖穴之臣夙夜經營思伸大義於天下於是  
宣舉心欣然默契思以蜜贊盛業欲規於 聖君則必  
引江都之事激發在莒之志欲策勵於同志則必舉春秋  
之義以勉興周之烈此其為鄉儒抉摘之資摺撫之本耳  
臣請條列而卞之其疏曰宣舉嘗貽書於文正臣宋時烈  
托以規箴而乃以句賤詐矣延廣狂矣等說並加譏詆於  
同德之君臣噫嘻此何言也臣考見其全文則其書曰今

天下左衽而吾東獨不剃髮此則斥和諸人之功也大義  
晦塞而吾東獨扶一脉此則今日士林之力也豈但人謀  
殆是天意雖與文王之事昆夷義有不同若論其世則正  
相類矣仁者之化自近而遠三分天下能有其二則海邦  
雖偏小獨不可百里起乎創業垂統已始先王而繼志述  
事實 聖上句賤詐矣延廣狂矣仁法文王之政義講  
春秋之策由是而可興周道於東方云蓋其意既以創業  
垂統贊美先王又以繼志述事期期 當字句賤之詐延  
廣之狂謂不足法而所勉者仁法文王之政義講春秋之  
策此正孔門羞稱五霸孟子非堯舜不陳之義也曷嘗一



分碍逼於君父者哉文義語脉粲然明白此文之曾不  
近似於譏切渠輩亦豈不知而乃截斷頭尾單行八字強  
為拗引分屬於君相其為計巧且慘矣噫嘻此豈一毫彷彿  
於誣毀孝廟者哉其疏又曰往浴溫井朴躍起問余  
辭疏之意以不死江都為言云信否荅曰然實與若干士  
友約同死而士友皆死而獨生可愧前日權次仁問余以  
此余曰江都之事余則以為必不可不言鑄曰今日有所  
避忌不可言也余曰以余當於今日故敢能言之他日則  
不可出口矣云々夫宣舉之前後辭疏每以江都事為言  
者其意以為孝廟之於江都即齊桓公之在莒漢光武

之在河北必欲提起此說要激於聖志此所以必不可不  
言也當時急務莫大於雪恥而宣舉所憂正在於忘恥故  
其疏有曰古人有言曰臣無忘巾車臣亦謂不敢忘江都  
也伊時烈抵書於宣舉曰無忘江都四字勝於吾輩十  
年啓沃然則宣舉本意於焉可見且其今日可言而他日  
不可云者正以畢陳微情冀感上聰者事涉潛妄蓋此無  
忘江都之意可論之於當守而他日則不可故也噫嘻  
此豈一毫彷彿於誣毀孝廟者哉其疏有曰尹鑄荅書  
曰北師渡江康王實在軍前云々以余江都之嫌似當有  
所為諱處也余實陷賊人也以他人而言之則不可也當



日同患難中人言之何害焉云、鐫書以宣舉江都之嫌  
謂有所諱而非但引喻失宜言亦無義故宣舉乃曰皆與  
余意刺謬此可見其言之與賊鑄頓異矣鄉儒等挾摘騰  
進而宣舉所謂皆與余刺謬之說全然拔去其湊合眩惑  
之態有不忍正視者矣所謂陷賊之云蓋出引咎之意則  
本無可論而至於同患難之說實與宣舉辭疏中得近清  
光於泥露之中云者同一語意而當時患難亦既經歷痛  
懲創自倍意在共戚慨誠尤激則他人所不可言已可得  
以盡言之而耿、丹忱可質彼蒼矣今鄉儒所引句賤杜  
舉當日同患難不可不言等說皆出於至誠惻怛欲導誤

之意見其所謂 聖批或有善述余當極言之說向來微  
旨益章、明矣噫嘻此豈一毫彷彿於誣毀 孝廟者哉  
其疏又曰戊戌年間與權認書曰 聖上說及江都則極  
陳微情冀幸感激者實是本心也又曰 聖上若察愚忠  
俾作今日之杜舉則未必無補於世教也僭妄之論雖極  
狂妄亦可見其本心云、雖以此端所引論之每論江都  
事於 孝廟冀幸感激者皆從宣舉片、赤心中出來而  
至於杜舉之云不過自比於警君之器曷嘗有侵及至尊  
之意耶巧加粧撰必欲構陷噫嘻庸矣此豈一毫彷彿於  
誣毀 孝廟者哉噫貶薄 孝廟四字是時烈至寃而今



之誣謫宣舉又非時烈之比世道人心豈不重加傷痛乎  
殿下於此若不廓揮乾斬嚴斥庸斥則此後搜人篋笥發  
人書籍釀成禍亂之習必將接跡而起斯文變恠又不知  
湊泊於何處方其波蕩之時殿下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伏願殿下念累朝禮待之意察奸細毒正之誣克恢聖  
謨之德快施投畀之典以光聖德以韋山林不勝幸甚仍  
念國家自甲子以後彼此所爭者不過私家事而舉世汨  
積三十年猶未能息必將亡人國而後已昔年父師輕  
重之教炳若日星撐持數十年不幸源流之書出而惹作  
無限風浪重傷國脉可勝痛哉源流一書終為黨禍之根

柢莫若還其冊子於俞相基固守戊寅所授之定教以絕  
紛撓爭競之端庶有一分可救之道矣今日朝廷舉措之  
顛倒景像之愁慘前後進退之際未聞有如此之甚者抑  
未知緣何忙迫若是摧壓至此罷斥之不足削黜之削黜  
之不足竄逐之轉頭之頃遠竄者三人削黜者六人補外  
者四人坐罷者三十餘人而殿下之朝廷已空矣銓曹  
禁堂未免求罪而斥柳鳳輝胡大罪也而投之西塞如鄭  
祗者其八十老母忍送獨子牽衣呼號之狀行路亦涕矣  
四大臣之遠補俱為過舉而其中尹星駿之衰病懍具  
萬里之中風垂死人皆謂之不能生還其瘴癘之所崇水



土之所傷終致嶺海之死人如柳鳳瑞金萬謹之生行死  
歸則豈不貽累於聖德盡傷於聖心誠願另加裁處焉昔  
宋臣蘓軾有言曰逆其方銳而折之自敵以下猶難今臣  
犯分而陳批鱗而言蓋恃 殿下苞荒之德轉環之量也  
唯 殿下恕其愚而察其忠焉云々 荅曰省疏具悉尹  
宣舉本集予取八覽之則與儒疏所云不同予已知其不  
可輕論也此外所陳處分大定斷不可撓棄矣

嚴慶遂疏討申球

八月初三日修撰嚴慶遂疏畧臣請論球疏之無狀方球  
等疏上中外聽聞莫不失色驚怖曰大禍作矣不惟為宣

舉地者皆然雖他人與宣舉聲響不接者亦皆如此者何  
也昔賦臣子光註釋弔義帝文以惑怒主心於是一時善  
類盡矣當時禍烈至今傳者猶氣短而心悸二百年後球  
等之疏更出而一循子光之餘謀此羣情之所懼幸賴  
聖明在上魑魅魍魎莫能遁其情狀而若使一凡主遇此  
安保其不蹈戊午亂轍哉臣竊謂使宣舉真有誣及 聖  
祖之言惟當罪宣舉而并懲球以杜日後之禍心 殿下  
已知其誣則如球者但可黜之而不問乎拔本塞源春秋  
所重若不於作俑之初嚴示痛斥以折萌芽則不逞之徒  
又接跡而起摺摭微文瑣語以訐於 殿下之前者將不



知幾人它日之禍有不可勝言拔塞之道在所當急且夫此等危險之論雖一二恠鬼輩倡言猶為世變今以三道為名假托公論恐動 聖聽尤亦庸矣臣謂宜急降明旨嚴施重典俾國人咸知 聖明有懲奸斥邪之德焉此疏一出舉世惡之今日臺閣之臣亦豈無憤疾之心而仄聽累日尚無請罪之舉臣竊惜之云々 荅曰省爾疏辭蓋出憤疾本文中上下文理予披閱詳矣未見其近似於儒疏者則何可以誣毀之目直驅於叵測之科耶士習至此極可慨惋也

李弘躋疏卞申球

初八日進士李弘躋疏畧今忽有申球為名者稱以儒生投進函疏誣諂故文敬公臣尹宣舉罔有紀極乃以為孝廟卞誣假托為言其遣辭之凶悖造意之慘盡聞之者舌捲而口呿見之者骨驚而膽掉噫嘻此則一急書矣豈料聖明之世乃有此等變恠耶臣等謹按宣舉文集中詳閱球疏所引諸條其曰句賤詐矣延廣任矣云者蓋擬於故相臣宋時烈之書而本文主意一則羞道桓文之意一則好謀必成之道也其下卽曰仁法文王之法義講春秋之策其意勗勉之重期待之深稍解文理者一見可以瞭然而今乃孤行一句截去首尾直謂之誣毀 孝廟擬議



於不敢言之地球亦我朝之臣子豈敢為此乎其下三條  
之說厥有本末今乃刪改囫圇為說欲為眩惑 天聽之  
計吁亦巧矣其曰俾作今日之杜舉未必無補於世教云  
者蓋平公欲尊杜蕢之爵亶出於不忘規箴之意也今以  
招延聘召之勤而引咎自廢於聖世則當日朝廷斯可以  
不忘江都之事也故欲以不仕之身竊此毋廢之爵以彼  
不忘箴規之意喻此不忘江都之事也觀於有補世教之  
云其旨固躍如矣登堂楊解有何毫分之髣髴而至曰  
孝廟曾有何失而可受宣舉之爵噫嘻痛矣雖急於陷人  
何敢無嚴若是耶凡此數端文勢語脉皆有條理至於脉

疏所云果有一分近似乎臣等請溯源而論之球疏曰宣  
舉以失節負累之人惡聞春秋之大義宣舉之子拯又以  
書詆毀秉大義之事探功時烈一如宣舉之指云者非球  
一日之言其徒之積忤深惡於宣舉父子者之誅嚴於鉄  
鉞生為一世之所咀嚼死為千古之所唾罵嗚呼聖明在  
上此等魑魅魍魎之輩豈宜恣意跳踉於今日致此之由  
固有源委父師輕重之卞源流共編之實不待多談是非  
皎然戊寅之 聖教今春之睿斷有足以扶樹乎倫常有  
辭於後世故媚嫉先正臣拯者深文巧詆無所不及惡言  
醜罵罔有紀極而國是既定聖志深堅雖以耽之視緝



之言猶不敢恣行膏臆而為之少熄矣乃者處分倅變一  
反成案惟彼一種醜正之徒潛形隱影信然傍伺始乃鼓  
掌而迭起搖舌而肆言圖所以甘心於先正父子驅而納  
諸坎穽坑塹之中者為謀百端美無遺策巧惜之計凶悖  
之辭至於球䟽而極矣蓋宣舉當丁卯之春抗章舉義請  
斬虜使正氣宏論聳動一世及此江都禍變後過自引咎  
矢以自廢幸會我孝廟奮發大志寤寐求賢弓旌之招  
屢下邱園屢進無忘之戒前後申復皆出血忱且見親友  
之素許以道義者出而當世若將有為則貽書勸勉望之  
以先實後名屢忠告不避觸忤宣舉之終始一節秉執

大義可質神明至於先正臣拯早承庭塾之訓身痛家國  
之讎抱道東岡終身不仕夫所謂春秋大義者真可謂萃  
于一門其視外托聲義虛賭寵眷終未能畫一策措一事  
以副我聖祖協贊復雪之望而徒主黨議貽害世道者誠  
偽名實之頓異不啻若黑白之分此時烈所以內懷歉愧  
潛思忤害而已酉之書辛酉之書無非所以責善規過劫  
中實庸故忿憾深詬詈轉加必欲擠宣舉父子於污穢  
之地至以釀禍之說形諸祭師之文惡毒之心抵死斷  
允其附麗之徒浴襲其意祖述其言每當詬辱之際輒以  
誣毀大義抑勒為說而敢援聖祖與時烈并舉互稱以為



藉重恐動之計尚老卽發於前英輔繼唱於後或曰誣毀  
孝廟或曰斥時烈乃所以斥孝廟也其所以憑藉構禍  
無所不<sup>レ</sup>而天日在上幽陰莫售末乃喉出鄉曲無賴犯  
法秋曹如球者肆然以為聖祖卞誣為辭投上急書欲以  
震驚上心煽動駭機倘非聖鑑孔昭燭破奸狀則宣舉  
家之得免糞粉士林之得免流血亦無幾矣言念及此寧  
不隕心伏願聖明益恢離明快揮乾斷亟令有司取球疏  
而明加究覈施以當被之律則斯文一脉庶不絕於昭代  
而社稷靈長終必賴之臣等不勝大幸云云 政院措辭  
啓稟傳曰此上疏還出給今後如此醜正之疏切勿捧入

朴師益上疏論朋黨

修撰朴師益上疏伏以云々臣竊觀史冊分黨章是以他  
人攻他人如牛李川洛蜀之類是已乃若今之所謂黨者  
則右其弟子而斥其師與之互爭各立一邊他姑未論其  
理之逆而不順亦已甚矣古今天下實無如許黨論世愛  
至此真是無所不有而半世之人舉不能自徹其弊執為  
成說至謂之百世以俟而不惑其亦淺且妄矣夫世道之  
攻先正臣宋時烈者有如蚍蜉之撼樹多見其不知量也  
而若其所以為說者則盖有三節焉始則假每事不能盡  
善之說以擠其竊議之私中則雖顯然譏非矣而猶存尊



敬之稱至于今日則直踐踏之凌辱之耳逐次遞減足觀世變然以臣見之則先正之所以為先正者只是一而已非有分毫移易而由前則極意尊奉此之程朱而不疑由後則信口暴揚擬於桀跖而有餘嗚呼世人之無常而愛憎之為變豈有若此之甚者耶且前此搆斥先正之言雖甚多端而約以言之則只一碣文事外他則未有聞也蓋若只此而已則極不過為薄於故舊與不能善待其門人而止耳慮不足以斷其平生故方生之說日新月盛以至今日而無復餘地矣蓋其所以斥言心行驢列罪狀者狼藉慘酷幾與向時出黨之論打成一片臣竊駭訝誠莫識

其所以至此也傳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伏想 聖明於 先朝賓師之大老其愛之至而敬之篤當如何而彼么麼恠鬼輩每以惡言加之至有割去其姓而謄諸章奏之間者如使今日人心少有顧忌則何敢若是之放肆也臣竊庸之即今聖心既悟是非大明此等語話固不必更為覩縷而第臣適有淺見故不敢終隱伏願 聖上執德益固使斯文大是非得有一定底斷棄則士林增氣來世永賴豈不幸甚蓋臣竊謂聖見至遠使此箇道理終始得明 世則是非之天人皆有之雖繫異趣之徒亦或望其保合不然而徒欲從事乎罪罰而已則不



唯其難以遍及於寔繁之類第益其蓄憾而為後日無窮之禍矣可不戒哉云々 荅曰省疏具志灾荒孔棘民命近止凡繫賑政不容暫緩矣條陳事令廟堂確議處之疏中如春宮時々進接宮官大臣終始禮遇權忤崇褒等語予當留意噫予之病痛予豈不知今爾進言劫中予病令人感歎可不服膺焉而於先正事予深究義理有此處分不惟予堅持雖後來亦當遵而勿撓也鄭忮情理可矜而負犯不輕到配屬耳似難遽議量移矣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鄭澔疏論家禮源流

十一日大司憲鄭澔疏畧伏以臣於曩者以家禮源流跋文事重得罪於聖明之世蓋源流始本非但臣幼少所聞慣熟雖以故副提學臣李端相文集中與故正郎俞命胤往復書觀之源流出於俞祭無疑命胤即俞祭之子也祭於生時以源流初本送於李端相使之較勘祭沒後其子命胤推還其本端相貽書於命胤要其復措據此俞信其為俞祭所撰而不幸三四十年內祭之子孫死亡殆盡而尹拯之經營費力攬作其父之書實非常情所可到及至往年祭孫相基之請跋也據實直書而已豈料不腆之辭至煩上徹馴致朝著震蕩邪正倒置世道日入於蒙昧國



勢將陷於抗捏靜思厥咎職由於臣論其辜犯萬殞猶輕  
幸蒙聖度含容終靳臺請曲貸投畀之典薄示削黜之罰  
臣感激惶隕受罪如息竊庶幾從今以後游泳聖澤畢命  
松楸以仰承如生之深仁乃者天啓聖衷不遠斯復是非  
大定淑慝自分處置光明動輒得理洗先正泉壤之誣返  
諸臣斥逐無餘如臣無狀亦廁記數之中甄叙未幾恩除  
繼降臣於垂死病伏之中蹶然驚起不覺心欣而口噓凡  
有血氣者莫不相顧欣々爭仰風雷之遷快覩日月之更  
則况臣與叨收召之列者是宜不計顛沛竭蹶出謝之不  
暇而第臣衰朽癘痺比來益甚戶庭出入必須人扶精神

筋力已無餘地顧此病勢寧有分毫起發之望哉函行鐫免  
仍命選部刊臣姓名於仕籍俾得安意畢命以卒生成之  
澤云々 荅曰省疏具悉予心快悟是非大定非罪被譴  
諸臣次第牽復夫豈偶然哉况予思卿方劫不可以疾病  
為辭也決矣卿其安心勿辭從速上來察職

李世勉疏斥申球

十六日大司諫李世勉疏畧伏以臣於乞免之章不宜贅  
陳它說而所帶之職以諫為名不敢終默略效愚忱焉噫  
鬼蜮魑魅是何等題目嫁禍毀節是何等罪案而朝以此詬  
辱之夕以此譴斥之愛憎隨時是非寔形此已有欠於大



聖人處物之道而至若侍病不謹人臣極罪不言某事徒然何責少有未安輒以此加之王言一播瞻聆俱惑彼當之者之惶恐欲死籲寃無地固不暇論而罪名一成景色愁沮使臣以禮之道恐不當如是都目為政國之大事而既命始之旋又斥黜一日之內雷威遽震處分忙急羣情疑惑喜怒之過終非損養之道有妨於節宣之方也噫殿下每以朋黨二字戒飭臣僚深惡痛斥意溢辭表惟我一國臣民孰不感頌大哉之王言而其所黜陟臧否之際則不甚鑑別而反為推波助瀾之舉臣實為殿下惜之臣伏聞太學疏儒吳命尹遠竄之啓始乃允從繼因大臣

之言旋即還收我殿下轉環之美迥出尋常凡在瞻聆孰不贊頌而諫院啓之於前憲府爭之於後三百年所無之舉必欲成之而後已臣實未曉也曾任癸亥年間太學生黃爵陳疏特命遠竄其時大臣雖以爵言為不避而上劄請寢遂得反汗此豈為爵地也誠以劫匡救之忱而無伐異之心故耳伏想殿下亦記有之矣今之臺閣徒知汲汲於黨伐之計不思將順君父之美意而殿下莫知察焉臣竊悶之此等乖激之論若無裁制之舉則前頭之憂不可勝言臣所謂所好必察者正以此也伏願澄省焉臣治疏將上之際得見鄉儒申球疏臣不勝駭怖誠不料



人心之危險至於如此繼又伏聞文敬公臣尹宣舉原集有內入之命臣又竊幸以為其事實既經睿覽則惟彼搆誣眩亂之態必莫逃於日月之明而處分嚴正必有所赫然者矣側聽累日終未有聞則又為之出々憂歎不能自已噫摭摭文字巧加粧撰以為語逼至尊而驅人於罔測之地者自是從古宵人之伎倆臣不必遠引前代試以近事言之以貶薄孝廟為罪而至請告廟者全出於藉重逞撼之計臣嘗駭惋今球等繼蹈前轍誣陷已骨之儒賢可謂前後同一手段矣宰臣之疏条々無遺而原集文義亦既洞燭一々臣不欲更煩枝辭而臣竊謂如球之類

若不痛斥則此等樂禍戕賢之論必將接跡而起不惟士林之禍迫在目前國家將無統駕之所矣臣亦願殿下廓揮乾斷以示好惡亟施屏裔之典以望讒說以韋斯文焉云々答曰有懷陳疏大意非不好矣而所論未必皆出於公心柳鳳輝等事其所為言極其謬戾憲府吳命尹仍前發配之啓亦有所執則黨伐乖激之云尤可異也申球之疏雖甚駭惋施以屏裔之典則過矣藥院下教快示悔悟之意而兩臣才已搜差矣爾其勿辭察職

金演疏斥申球

右尹金演疏略臣於在北時仄聞申球為名者投進一疏



顯言故文敬公尹宣舉誣辱 孝廟藉重先王盡驅人惡  
逆指意語脉極其危怖意謂朝廷必加懲討以正其無嚴  
之罪矣一味因循迄未有處分噫此事尚可置之黜黜不  
白之地遂無卞別之舉邪宣舉本集聖明業已取覽諸臣  
多士之疏亦已下晰俱經睿照臣不必疊床而噫、庸矣  
恭惟孝宗大王夙抱大志圖刷至恥雖天心不悔功業未  
卒而大義鴻烈有足以表見於天下後世至仁盛德淪人  
肥膚瘡土含生沒世不忘而聖靈洋洋、於昭陟降凡為聖  
祖臣子者當如日星之不敢指天帝之不敢議夫豈魍魎  
狐鼠輩所敢妄輒攀引隨意為說而向年壬人欲罪文正

公臣宋時烈則乃敢曰貶薄 孝廟今茲球等欲陷尹宣  
舉則亦敢曰誣辱 孝廟噫貶薄誣辱均是人臣僭逆之  
目而時烈宣舉又皆當日禮遇之臣則此固無異於誣孝  
子以辱其父於皇聖祖赫、在上彼球也亦是聖朝之臣  
子急於陷人直以慢辭恃說提擬於不敢言之地苟有一  
分嚴畏之心安敢乃爾臣愚以為球而不罪則當此黨習  
膠固之日此後恠鬼之徒必亦將動引祖宗以濟其憑托嫁  
禍之計必也明賜處分置之重典然後方合於尊祖宗重  
體統之道而日後無窮之弊亦可以少妨矣臣既無言責  
實有出位之嫌而竊痛先朝輒被人提引而慨昭代刑政



之有失終不容泯嘿伏願廓揮乾斷快降明旨以嚴國體以  
光聖德云々答曰省疏具悉申球疏中所云雖甚駭惋不  
施譴罪亦有所執矣卿其勿辭調理察職

金昌集疏請毀尹宣舉文集板

二十四日左議政金昌集疏畧伏以近以鄉儒申球之疏  
論議紛紜是非靡定朝紳之間疑阻轉甚豈意聖心悔悟  
斯文復明之日又有此事耶其亦不幸甚矣 殿下若不  
明白處分定其是非則恐無以鎮紛囂防讒搆而其所以  
處之者若或一毫有差則其關係於君德世道至重至大  
可不懼哉尹宣舉刊行文集臣未得見而就其數段文字

之謄行者反覆考覽則蓋宣舉之初辭召命也因其師先  
正臣金集之指導乃引江都不死事自以為罪而常有慚  
憤之意故賊鑄揣知之乃敢以今日有所避忌康王實在  
軍前茅語慙患宣舉有若聖祖之於江都亦有慚德宣舉  
之所以自廢者為聖祖之所惡聞者然鑄之包藏禍心指  
摘瑕釁於大聖人處義盡善之地者極其凶悖在宣舉之  
道惟當以聖祖無可指之疵今日無避忌之端之意嚴辭  
痛斥之不暇而惟其每以江都事自歎於心喜聞其言與  
之酬酢或曰同患難中人言之何害或曰以余當於今日  
故敢能言之其所謂與余意刺謬者不過指其江都事當



言與不當言之不相合而已賊鑄誣上之凶言則不唯不為卞斤乃反駁然入其說至曰聖上若察愚衷俾作今日之社舉則未必無補於世教夫杜舉者杜蕢所揚之解平公受罰之器也有何彷彿於當日之事而引用此語耶此蓋心有所蔽理有不察猥援聖祖擬於其身登諸書牘箴之中筭要以傳示久遠雖此係刊行文字而宣舉之沒又已久矣士友間雖或見之只可以覷破其人而已此何為朝家之所追論而如球恠鬼之輩倅然登聞於上聰乃以宣舉為有意誣辱其語意之深刻有如此則宜乎其言之不概於聖心也吳命峻對球之疏乃以宣舉此等文字

盡歸於粹然無過之地可見其蔽惑之深而杜舉二字明有事實無以分疏則乃引宣舉疏中有歌器之語而曰旨意一般竊詳疏中歌器之語蓋付於古人毋忘在莒之意也如杜舉受罰之事寧有近似於此者耶適見其設遁而不成也至於嚴慶遂又引柳子光事為言有若士林之禍朝夕將發欲以恐動天聰脅制衆口何其急於乘時陷人而不憚於身蹈其言耶不料經幄之間乃有如此手段也李弘躋等之疏則既與命峻一串來之而換舉先正臣宋時烈乃敢恣意詬辱略無顧忌而反以春秋大義萃于一門許宣舉父子誠可寒心前日吳命尹之被竄也以其托



跡賢閔臣顧惜事體劄請還寢而論其罪狀則終失之太寬臣於公議之嚴峻亦無以自解矣以故此輩無所懲畏益長醜正之習在聖上明好惡正人心之道不可不深惡而痛懲而金演之越職言事有若立節者然者可哂不足責也諸臣之䟽輒以不罪申球為聖祖之失而伏見前後批教仰認聖意之有在矣曾在乙丑年鄉儒李震顏以尹拯書中有粟谷真有八山之失等語上章下先賢李珥之誣 殿下惡其乖激命施儒罰先臣卽陳達於筵中曰尹拯本情雖未知其果出於侵侮先賢而其為妄發則大矣震顏亦曰為先賢下誣不可罪也 殿下卽命還收其罰

今此宣舉之妄發此拯尤大矣為先賢下誣者亦不可罪况亦曰為聖祖下誣者豈敢罪之乎今之肆然請譴者其亦無嚴矣惟彼慶遂輩以士禍將作等語恐動脅持之故臺閣諸臣逡巡畏縮初頭避辭章皆模糊苟且殆不成義理臣竊慨然也尹宣舉雖有此妄發既骨之人本不可輕論誠有如聖教者而第其謬妄之文字豈容仍寘其板俾傳於後世而莫之禁也臣謂毀去其板有不可已也如是處分之後彼此爭下之䟽章勿論朝士儒生一切勿捧以絕紛紜之弊庶合於鎮定之道也臣忝居輔弼之地深恐朝著又惹不靖之端愚忱耿々不勝憂慨輒敢煩瀕云々



荅省劄具悉卿懇近來申球之疏出而論議紛然卿或慮因此又惹不靖之端有此劄陳其所論列極其明白矣尹宣舉本集中文字謬妄則甚矣而請譴申球之章終不允從者予意正如卿之劄語故也疏頭李弘躋定配嚴慶遂罷職不叙仍命毀去其板以示明是非之意而自今以後此等爭卞之疏無論朝士儒生一切勿捧則可杜紛紜之弊令政院依此舉行仍傳曰遣史官傳諭

二十六日刑曹啓目進士李弘躋泰仁縣定配啓

林象極疏對左相

生負林象極等疏略伏以臣等皆李弘躋疏隨叅之人始

則只以函球為章惇子光後一人必欲齊聲痛卞明正其士林之罪矣不意今者又有一球者出窈居相位投進函劄其言卽函球之言也其心卽惇光之心也而聖上不准不之罪也乃反曲循其意昌集曰文集之言謬妄 殿下亦曰謬妄昌集曰疏頭可罪 殿下亦曰可罪至於毀板之請前古宵小已試之手段而 殿下又不憚而從之嗚呼吾道之禍斯文之憂至今日極矣聖明特達如聖上崇儒重道如聖上是誠千古所罕有之聖上也而尚且使妖淫譎張之輩肆行宵臆而莫之禁則世道之壞將孰扶之斯文之隳將孰衛之臣等實不勝憤懣抑塞而至欲為



殿下一極論之當初球疏之誣毀先正臣尹宣舉者四節而皆不成說及其文集登徹之後昌集乃復演出新意巧添註脚引以為拖及連累之計夫鑄之與宣舉刺謬事者固在江都事之當言與不當言之不相合也此所謂刺謬也丙丁之寢天地翻覆惟其在莒之厄中車之艱視定君臣尤異焉則此所謂同患難也此所謂願為杜舉者也古今文字之襲用活脫者何限而今若捨其相存警戒之大意而有所受之罰然後可用杜舉則天下寧有是哉大抵昌集雖遭時倖會冒居台司而其實識量蒙駭雖此等事豈能獨辦哉蓋自宣舉與故相宋時烈歧異之後時烈之

徒信：傍伺必欲魚肉宣舉一家久矣及昌集之出昌集之私黨阿好者拈出球疏所載數言註解謗傳交相煽誘嗾募石室院儒之狀傳論狼藉有耳皆聞雖以其劄語觀之亦謂士友間或罪之者此也球疏既上昌集身自擔當劄出妄發二字隱然以為宣舉雖無誣聖祖之心直有誣聖祖之事也其設計之陰險其誰欺乎至於稱以聖祖伸卞力言其不可罪者尤極縱恣惟此毀板一事在斯文為莫大之慶於聖朝為無前之舉臣等請極言之自古以來取人文字抉摘語句曲加註釋捏成罪案者何如人耶因一奸人之譏搆追罪既骨之人燒燬板本申禁文集者果



何如主耶 殿下有堯舜之聖周公之學昌集居其瞻之位持輔弼之權不以聖君賢主之事導 殿下而乃以衰季亂代之事勸 殿下昌集之侍 殿下可謂太薄而殿下又不察其樂禍之凶心毒正之陰計而有此萬：非常之處分 殿下雖以昌集位是具瞻職是輔弼重違其言由賜允從獨不念天下後世之謂 殿下何如主耶 殿下答宰臣疏曰詳覽本集與儒疏不同答儒臣疏曰全無一毫近似而乃於昌集巧險之疏足以眩上抑聖上聖諉之明亦有所蔽而然耶他日昌集之輩接跡而起斯文之禍士林之憂疊生層出雖有加於今日 殿下亦將任

其欺蔽而莫之禁耶竊為 殿下憂之前日昌集之請釋吳命尹遠竄也臣等猶或意其一分人心尚未盡泯矣曾未幾何此割復出其所追論不止命尹而已又併與臣等前疏而反噬之以崇獎宣舉揆舉時烈為弘躋之罪目噫宣舉父子三世一節固守東崗當其夷夏汨亂冠屨倒置之時痛心於家國之辱統迹於腥穢之表環魯城數畝獨為讀春秋之地雖以時烈媚嫉之心猶不能不為之歎服至曰一國正氣萃于一門則臣等所稱春秋大義萃于一家者豈非萬世之公案耶宣舉之所勉執者誠也實也所深斥者偽也虛也始而趨向之差殊終為心跡之懸異則



一扶一抑之際時烈肝腑自露者勢固然矣有何故為撓  
舉於不干者哉臣等伏見金壽恒所撰宣舉解院營建通  
文則其所賞揚獎許靡不極至今昌集不徒辱其人而黜  
其節而已乃并與稱獎節義者而罪之視其父所云言議  
之相戾不啻若燕越蓋其急於毒正而救邪不知其背馳  
父意蔑棄父言甘為覆載間罪人彼昌集豈獨為聖世之  
讒臣而已亦可謂其父之悖子也可勝痛哉云々呈政院  
還出給

金昌集劄

晦日左議故金昌集劄略伏聞再昨李弘濟疏下林象極等

托以同被罪罰專事醜辱臣身疏槩大播聞者代怖原疏  
見却未得其詳而若夫宣舉所言必不能為解只當肆其  
狠耳夫申球之疏臣固不韙之矣然彼宣舉所為亦果  
無失耶峻激之論方生不已其臚列誅責不但止於申球  
之疏而已衆心轉激無所止泊若不早為之所恐有無窮  
之慮且見右宣舉者相繼治疏不顧事實惟事庇護強為  
不成之論只凌疏儒之微弱直以嫁禍之目欲反售其計  
恐動 天聽疑亂本事向使日月之明一有遺燭則以球  
為罪驅善類而幾乎真士禍作矣臣故於彼此之言俱有  
深慮分別是非參酌區處其於宣舉之過誠不能出力掩



覆如象極等所欲矣若其阻遏中外過激之論使不層加者亦未必不為宣舉地也云云 荅曰省劄具悉日昨卿劄甚得事宜而朝家處分亦嚴則象極輩何敢托以同被罰罪肆然投疏詬辱大臣至此哉極可痛惋誠不足掛齒也勿捧之教儘出思量不宜更改卿其安心勿辭亦勿待罪卽起視事用副至望

### 政院啓

九月初一日夜政院啓曰卽者李弘躋疏下生負林象極又為來呈疏繁而觀其措語則托以同被罪罰摻引大臣劄語極口詬辱罔有紀極去其姓字目以凶臣至於扶植

賊球釀成士禍過絕言路等語公肆醜罵不遺餘力當此處分嚴正之後士子輩苟有一分嚴畏之心則何敢肆然投疏無所顧忌一至於此哉况於日昨既有勿捧退去之命而不有朝令鎮日強聒門限已迫累次開諭而終不退去云云 傳曰今此疏繁尤極劫痛劫勿捧人

### 備忘記

初二日備忘記日昨左相劄陳亶出於深憂時事參酌調停之意正是大臣之責矣林象極等托以同被罪罰來呈一疏醜辱大臣罔有紀極固已駭惋而昨日疏繁目之以奸臣其所詬罵殆無餘地必欲使大臣不安國事壞敗用



意陰險尤極駭痛功不可分捧其疏而止林象極定配

刑曹林象極文川郡定配啓

傳曰今茲象極之事誠一世寢不可不痛懲故已有定命此等兇險之說本不足掛齒而卿陳劄引入大有損於事體決知其不可矣親臨慮囚之日時任大臣不可不察亦當面諭前席卿其安心入叅事遣史官更為傳諭于左相

左相疏

初七日左相金昌集疏延聞象極等疏詔罵臣身之不足推以及於先臣並加蹴踏固有紀極至以誤君背父釀成士禍為臣之案去臣姓字目以凶臣於是駭痛傷愧誠

不料人心之惡乃至此也臣之劄意不欲延罪但曰僭妄則非以申球等疏十分得當是非宜明而只請毀板則非以尹宣舉為故欲誣毀也此蓋裁抑彼此叅酌調停之計若曰申球疏真有禍心已有沮遏之效矣尹宣舉事國言方激而事止如此則亦臣平反之力也以彼輩當初恐恟之心宜若可以德臣其言之若此絕悖者何也臣未知不斥其人只毀其板果可謂之禍乎且夫陰與匪人指議先朝者尚不失為全德君子則據其文字言其謬妄者獨何至為凶臣乎雖然此係臣一身之事不足歎若其誤君背父之云臣安得無下乎嗚呼宣舉之所言毋論其用意



與否既涉先朝又非球做出則 殿下亦不得一味包容  
泪具是非而特以其舉措兩難故初諭以不可輕議而亦  
無明白之教耳一邊之人有以窺覲淵衷之特重秉勢投  
疏非但必欲甘心於一球耽：然有反禍善類之色臣於  
此時安得不為 殿下下一言而 殿下不為深誅從輕處  
分此何等寬大之德而其所為言有若 殿下為臣所誤  
不免為失德過舉者然似此義理非臣之所敢知也其所  
謂背父云者似以臣父亦嘗致敬於宣舉而今臣則不然  
故為此箱制之好計然臣亦豈無其說乎臣父所以敬宣  
舉者初非以其江都失身為賢也只以其能息黥補劓灑

濯向善不娶不官終身自廢為可取也此豈惟臣父之意  
為然哉當時先輩莫不如此或許以為官或薦之於朝或  
不拒其來而教誨之以至聖祖與先王亦待之以殊禮者  
豈可以江都事為賢哉亦不過與其潔無保其往而取末  
後悔過之一節耳若是外為懺悔之言內圖文飾之計者  
非常情之所可為則君子之於人未嘗逆詐况於其時本  
集未出則臣父之隨眾敬之不亦宜哉今以其與錫輩云  
云者觀之無非所以粧撰義理遮護前愆者而至有所不  
敢言之言則江都之事不惟不悔反益其文飾之過也不  
惟文飾又加以僭妄之失也其所以艱難追贖於名節已



虧之餘辛苦自托於士林既棄之後者到今而徒歸虛套  
士林相傳莫不笑罵若使先輩見此則亦將不以前日所  
待之之而况如臣父最受寧陵特達之知常懷糜粉難忘  
之誠而契合方深弓劍遽遺其形諸吟咏語及家人者無  
非頌盛烈沒世痛恨之意則今所以斥宣舉者必萬倍於  
他臣矣臣豈可不追其意而獨盡禮敬願於衆心同去之  
日乎以此而謂之背父臣尤不識其何說也今之播紳章  
甫公肆醜辱於先正臣宋時烈者厥祖厥父率皆尊其道為  
之羽翼受其文以責泉塗其推獎衛護之言聞揚幽潛之  
辭昭東國乘野言厥後先正又無他端為其子孫者相宰

倒戈報尹家墓文之怨全忘其先向慕之誠風移俗易溜  
溜皆是臣常為世道慨然而亦反以此責臣何其能知背  
先之為不美而不能自反也大抵宣舉之言殊極無謂說  
者曰苟非病風傷心孰敢萌誣毀之心此則誠然而殊不  
知猥以滓穢不淨之身上擬於魏蕩光明之聖祖者即其  
便為僭妄也渠輩方以士林之稱述大義并舉 孝廟同  
德之臣者作重罪而反以宣舉之敢援聖祖欲歸於同浴  
之地謂之無失者獨何故耶夫杜舉之說雖欲借諭曲解  
其於事實之不倫何哉凱風寒泉之譬尤極可笑今人之  
於文字間忌嫌之法密於古人今渠輩亦能以凱風引興



曰其能寒泉取義於名其齋而無所忌憚乎何獨杜舉謂不妨於引用乎夫宥坐歌器非所當忌諱之事也無忘在莒非他日所不敢言之說也不死江都索言何傷自廢其身奚至僭妄其言曰以余當於今日故敢能言之他日則不可出口又曰余之本心不敢索言又曰僭妄之論者何也渠輩必欲救解則預先於此等語明白說出然後詬辱他人可也至於康王之云雖謂之賊鑄而曾不斥其凶悖反載之於其集而所謂刺謬亦以本語為不合於已則見其果有別於自其口出乎况此若此不當之義理則宣舉當日所信遊之賢師友不為不多而獨與陰慝不正之人

密勿唱和者尤豈不可疑乎先正臣宋時烈嘗斥其不能絕鑄則其子極費力分疏自明其已絕矣以今見之非但初不相絕反借其言以護已短者可知也其處心行事既如彼言語文字又如此而怒人之點檢得失不亦謬哉雖然若以此推罪既骨之人則誠非盛化忠厚之風渠輩之奔走營救固亦宜矣今不至此而紛紛煩聒惟恐宣舉之或損其名鴻張聲勢狼藉醜辱至於其所爭肯緊實不能一分發揮不務以理取勝徒持章惇子光之說欲以恐喝而杜國人之口其亦哀哉自今春此事始發士林譁然京外沸騰幾至上聞者屢矣而特因老成之論抑而不果耳



不意申球者固甚妄率其言又不稱傳而朝廷既聞之後則亦不可置諸是非之間無所分別而臣只取宣舉所自道者僭妄二字參酌彌縫如此。於宣舉何如也而今乃不自知足反脅人以釀禍之目吁亦異矣顧亦臣感激殊遇冒當艱虞惟思輔國不顧身苗隨事盡言取此良貝上以致天心煩惱有妨調攝下以使泉壤受辱騰諸朝絃於公於私忠孝俱虧更何顏面復立於世乎臣治疏將上之際又伏聞文學呂必禧投進一疏而諸承宣亦皆逆出臣雖未及得見而其語意之慘刻亦可推知臣何敢晏然偃息於輦轂之下乎茲敢封進命召出城俟謹云云。荅曰省

疏具悉卿懇向來卿之劄陳本意予豈不知置出於為國家也象極雖極無狀何敢以誤君背父凶臣輩罔測之詭肆然加之於大臣極口詬罵耶言之恃惡至此予實痛心也卿之因此引入大有損於事體故前後批諭及前席備悉至意望卿改圖矣不意今者又因呂必禧之疏決意出城是何情志之不孚乃至於此愕然愧惡已不可言而值此艱屯廊廟空虛言念國事尤不知所以為諭也以卿體國之誠胡忍袖手翫視所納命召令史官還授卿其安心勿辭領受即起視事用副予如渴之望仍傳曰遣史官傳諭與之偕來



呂必禧疏斥左相

以國忌齊戒留  
改院今日始呈

文學呂必禧疏略一自申珠疏之出舉世之人皆以嫁禍目之尚無懲討之典為聖祖失刑之歎而不料扶植之論反出具瞻之地臣切痛之註釋文字陷人惡逆如出一套雖以為非子光人孰信之今大臣之劄雖自稱斟酌調停而其註釋指意深刻閃弄機括操切愈甚演出凶球之餘意勒成僭妄之罪案者抑何故也噫自古權奸之欲壅蔽聰明以濟其膏臆者固多矣豈有如今日大臣之眩惑天聰顛倒是非而勸導主上杜塞言路也哉自有此劄以來士林之憤菟而甚而殿下於大臣無不曲副其意李弘躋則

原疏未入而編配隨之嚴慶遂則溫批才下而斥罷繼之至於林象極之疏言論峻正元無可罪之端而喉司一啓輒施屏裔之典霜雪雷霆交加於數日之內殿下之處分於是乎大顛倒矣偏信大臣之言今日竄一人威勝力制欲以鎮紛鬧之弊若此不已則臣恐水壅而潰傷人必多矣伏願殿下亟寢勿捧之命取覽未徹之疏洞下是非明示好惡以光聖德以幸斯文而仍治臣妄言之罪不勝幸甚傳曰觀此呂必禧疏辭極論申球事而湊合宵小之目加之於憂國論事之大臣恣意醜辱無所不至誠極駭愧而此等疏章一劫勿捧已有成命喉司之初不捧



八元非任自阻撻則以何好欺蔽黨與主勢等語極口醜  
詆亦甚可駭文學呂必禧罷職不叙此疏還出給

趙相愚疏伸尹宣舉

初八日判府事趙相愚疏略近聞左議政金昌集陳劄請  
毀先正臣尹宣舉文集板本且請禁朝士儒生之疏而聖  
上之允從不少留難與日昨答儒臣之批旨大相徑庭臣  
竊傷大臣之不為深思而聖志之又不能堅定也當初球  
疏中摘抉為罪處五款而大臣就其中二款而敷衍之以  
實其罪而乃為毀板之張本噫宣舉之於賊鑄意見本自  
不同斥之以刺謬則有何喜聞之事而目之以喜聞有若

爛漫循同不相崖異者然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  
至於引用杜舉事竊嘗即文而求其指其慷慨惻怛君臣  
上下交戒共勉之意溢於言表有足以感泣義士激勵一  
世今所謂意在罰君者亦其不諒甚矣昔管仲言于桓公  
曰願君毋忘在莒之厄願臣毋忘檻車之辱夫檻車之辱  
卽管仲在魯被囚之事也以管仲之辱方之桓公之厄交  
勉之者在今觀之宜若僭矣而特以其同涉患難共嘗險  
阻則勅勵奮發之道亦交勉故言之而不以為嫌今若以  
同患難杜舉語謂之誣辱謬妄則彼管仲者亦可歸之於  
誣妄之科耶今者始有申球者出而其言極其危險年少



臺閣之臣猶不妄顯右其說自上繼下答儒臣之批是非  
賴以大明人心恃以稍定猶以不罪球為抑菀而大臣之  
劄又上矣激風波於既定之後被罪名於既骨之人毀印  
板救申球而事寔極矣大臣雖諉以憫朝論之不靖請鎮  
定之策而臣則以為其所以鎮定者乃所以激之也噫  
如球者尚何足言哉設令宣舉在世時對人接物言語文  
字之間略不現此數段意而暗地劄錄潛藏秘傳則致人  
疑謗容或可矣此則不然當時師生親舊間既聞其說而  
未有以謬妄斥之者豈昔人昧於義理而始大明於球之  
世耶此無他昔之人平心聽言今之人有意者文也此可

以論世級而揣時象矣云云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有懷  
劄陳何所不可而第引諭妄宜毀其板是非已定紛紜爭  
下之疏不宜許捧也卿其安心焉仍傳曰遣史官傳諭

徐宗泰劄伸尹宣舉

判府事徐宗泰劄略曰昨因大臣劄請遽有文敬公遺集  
毀板之命臣竊不勝駭歎誠不料今我聖明之朝乃有此  
事也宣舉以士林宗師終始受兩朝禮遇之隆其道德之  
醇出於至正至今為一世敬信及其子右議政拯學士斯  
文後攻極者不但斥其身推而及於其親宣舉遺稿之刊  
行也不悅之徒挾摘文字間句語橫加搆誣遂至申球之



疏出而語意絕悖直驅之於罔測之科幸賴我聖明在上  
覩破其奸邪即下駭悖之教於諸臣之疏批矣臣意聖明  
既明示其是非則朝著之間必有正其誣人之罪者今大  
臣乃反激成其論夫摭摭文字捏成罪案從而焚毀其書  
者古或有之而實非治世之美事大臣何忍為此言今者  
既行一事而先慮羣議禁遏言路此豈盛世舉措而後弊  
當如何也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日昨左相劄意槩出鎮  
定激成推助斷非本情亦非以尹宣舉歸之於誣毀也昨  
於大臣劄批已諭予意是非一定後不可撓改卿其安心  
勿待罪

趙聖復疏討呂必禧

持平趙聖復疏畧昨者呂必禧之疏又出本事是非不少  
提論惟以搏擊大臣為事類數千古擢奸之目勒成罪案  
至今大臣蒼黃出城以售其鼓撼朝廷之計吁亦痛矣宣  
舉集中文字之謬妄者既經睿覽而大臣已亦略陳矣賊  
鑄所謂康王在軍之喻何等凶逆之言而乃與之綢繆往  
復上下其論私自錄置欲以垂後古今天下安有藉亂賊  
之口業以援引君上以文已過也哉今其徒之疏亦不敢  
以賊鑄之言為是乃曰引喻失宜而只以刺謬二字為分  
疏之資臣細考其上下語脉則鑄則曰不可言宣學則曰



余則可言今日則可言此其所以謂之刺謬也宣舉之意  
蓋曰其身不死江都之說雖有可諱足為警發上下之資  
今日之義不可不盡言也宣舉若果以避諱之說謂之刺  
謬則以他人而言之不可他日則不可出口等說又何為  
而發也至於不可出口四字其徒亦不能全然庇護乃曰  
事涉僭妄而欲歸於母母江都之說寧有他日不可言之  
理哉杜舉之說著在戴記此等文字人所易曉而乃敢舍  
其本義粧撰為記欲以眩惑天聽他尚何說哉惟彼為宣  
舉左袒者乃敢大小吃哮雄雌唱和至以賊臣子光事為  
言以為恐動一世以箝制衆口之資世道至此寧不寒心

哉伏願 殿下堅定是非之分益嚴黜陟之典毋或撓奪  
於方生之論而至於疏章勿捧之命終無益於鎮定之道  
亦願彼此疏章隨即捧入快賜處分云々 答疏中慨然  
於近日事其所論列儘有所見可不留心而疏章勿捧之  
命今不當更改也

李世勉疏伸尹宣舉

初十日大司諫李世勉疏略臣治疏將上之際得見該曹  
闕文臣前疏末端所論之事層節轉加至有板本毀去之  
命臣於是愕然傷痛不覺心膽墜地也昔在宋時司馬光  
所撰資治通鑑將被毀破而以同刊神宗御製文之故特



命勿毀今宣舉文集中聖考前後隆批一并載錄而自內  
封下之批亦在其中則今此毀板之命臣未知於敬謹之  
義如何而亦不為宋朝之羞耶伏惟我聖上睿智出天歷  
覽古今熟閱事度人情物理何所不燭自古聖明之世其  
抉摘私家文字延訾既骨之賢人至於毀其刻板如今日  
之事者乎往時吊義帝文則似或可以措捏而金宗直金  
駟孫之以此得罪尚為千古第一士禍况於此事乎且近  
日章奏之禁誡出於萬、不深思者聖明少賜反省則不  
待臣之畢言而可知其差失矣茲事關係甚重不敢不并為  
略陳焉臣又聞論事諸臣皆被肆然無嚴之斥嚴慶遂至

有譴罪之名討球之論臣亦為之則肆然無嚴臣其一也  
而獨以大臣親嫌見漏於指名請罪之中顧以何顏倖其  
獨免一日仍帶言議之任以貽當世之羞哉  殿下徃前  
所敦戎臣隣者不暇遍舉今秋憫旱之教十行懇惻即丁  
寧反復者只於憂悶黨習而  殿下之所反自推波助瀾  
崇長黨習者乃在於不知不覺之中臣之前疏亦嘗指事  
而略論之矣今統論數月間處分其不能徐究事理深察  
情態而誤着於下晰之際錯過於予奪之間死黨者增之  
氣秉公者喪心者凡事幾矣倘於中夜寂靜之時掃去疑  
蔽撥棄喜怒反鑑而默思以事理精求則必有洞然覺寤



愀然反顧不勝其追悔者矣至使一邊若干人數名而充位賢愚不擇闡茸雜進逐日所為之事不出於病國妨民者幾希 殿下以許多負荷直為此輩之泯替三百年宗社之重曾不念焉不敢知何故焉况其進退之際此抑揚之間直令讐惡轉加忿爭益甚媒孽措誣靡不用極措生人之不足至於搆既骨之人搆恒人之不足搆至於名世賢人球之䟽一出而無復餘地矣其勢終必於至自相戕殺禍及泉壤乃已此將安所止乎此皆 殿下之加滕墜淵所開導而成之者也云云 荅曰省䟽具悉官以諫名何其言議之謬戾一至於此哉况批旨中未見其近似於

儒䟽之教即指誣毀而言若其文字之謬妄殊非難知則今爾所云其果成說乎今茲毀板之命處分得宜當奉行之不暇何敢張皇辭說必欲悌之於無一毫疵累耶誠可駭也本職許通

十一日傳曰尹宣舉文集毀板事下教為日已多而尚不舉行殊極駭然是非一定之後斷不可撓棄劃即舉行啓聞事分付

### 李世勉特罷

十四日備忘記前大諫李世勉身居諫長不思明是非定士習之道蒞紙張皇無非扶植黨論固已不韙而反覆趨



附之態最甚可惡如此之輩不可仍置罷職不叙

府啓斥李世勉

二十日府啓近來黨習漸痼人心陷溺至親之間或有仇視而相攻者有識之寒心固已久矣前副護軍李世勉以左議故金昌集之異姓從弟頃日疏中自謂有親嫌不敢叅論其所侵攻有倍於他人至以毀板之舉歸之士禍隱然此疑於子光其他脅捏之語無復餘地設令大臣之臣真有不吐於其意者揆以公法私義宜不敢可否於其間况大臣一劄專出於鎮定浮議務欲調停之意而不顧至親應避之嫌肆然詆斥至於如此事之駭惋莫此為甚其

在正風教扶倫義之道不可罷職不叙而止請前副護軍

李世勉削奪官職門外出送

持平李挺周所啓

答曰依啓

金昌集疏討尹宣舉

左相金昌集疏略臣之本情天鑑在上維彼不相諒之言愈出愈奇其所醜辱日甚一日至於呂必禧之疏而蔑以復加合千古宵小之日華于臣一身滅身湛宗不足以塞責矣夫臣之有罪無罪當視宣舉之有失無失而已前後言者皆能臚列臣罪而終不能明宣舉之無失何哉動引章惇子光之說欲以恐動而脅人矣頃年朴恭淳刊布國朝詩刪而以其中有誣先賢之詩即毀其板而未聞有非



之夫係關先賢之事不欲印傳者抑獨何心判府事趙相  
愚之劉有曰當時師生親舊間歛聞其說而未有以謬妄  
斥之者臣恐相臣未免為誣先輩也夫宣舉於師生親舊  
間誠有其身自廢毋忘在莒之語矣若其杜舉康王等說  
非人：所得聞若使先輩聞而不斥則其所謂歛聞者  
未知指誰而言耶至於判府事徐宗恭劄則專以申球為  
誣人又斥臣以身自推助噫申球所言皆出宣舉集中而  
今且斷之以橫加搆誣者何也且謂臣以為其心不出於  
誣毀而其言自歸於誣毀是則處之以誣毀之科云：其  
亦不思矣正以其心不出誣毀故但曰僭妄若知其心亦

出於誣毀則 殿下處分不當止此相臣亦必不敢營救  
矣求為僭妄亦安可得也况此僭妄二字是宣舉之所自  
言則非臣之所勒加而反以此為臣之罪不亦冤乎顧今  
朝士儒生相續投疏禁嚴為闕闕之場聖明受過誤之機  
淵衷煩惱症候添加莫非臣罪昨者又命傳授命名而終  
不敢領留茲敢隨疏還納云云  
備忘記頃者卿之留疏出城也予意已悉於傳宣之批連  
日承旨之往敦勉備至而情志不孚辭本縟上命召還納  
尚無造朝之意愕然且慚無以為喻向來卿之劄陳實出  
於裁抑調停之意而義理明正微卿憂國之忱何以至此



是予所以一劄即允者也不料恠鬼之輩搜面迭出恣意  
搆毀公肆醜辱使獨當機務之大臣不安迸出而後已其  
用意設計豈不萬々痛心哉予志堅定是非大明此等危  
險之說不足卦齒卿若一向免々莫之改圖則適足以中  
其敲撼之計寧有是哉卿須體諒卽速入來勉副至望事  
遣都承旨傳諭于左議政

尹拙擊錚原情

前縣監尹拙原情云々美父文敬公臣宣舉受 孝廟不  
世之遇荷累朝曠絕之恩不幸數十年來事履層生僂辱  
及於泉壤而尚賴天鑑至明至今獲免於危禍矣不意今

者申球為名者投進一疏語意罔惻直驅美父於載覆難  
容之惡名而其搆捏之慘毒排置之巧密卽一廢書殆非  
人理之所忍為者信如其言雖滅族湛宗亦不足以贖其  
罪矣顧其所忍各項文字或截折首尾或巧添註脚一變  
本旨專事眩惑其所粧撰雖若巧密而徐察本文叅互考  
證則箇々搆誣之狀昭若指掌噫球雖急於嫁禍矣家豈  
忍以此等絕恃無倫之說敢肆誣罔於天日之下哉今若取  
古今文字之引事取此者必責其件々符合句々昭應而  
傳會成罪則孰有得脫於球之禍網哉球疏中又以與鑄  
問答為一罪案此亦可異日記中與鑄答問卽是庚子以



前事也時烈之稱伯夷超八資亦在是時當日諸人無不相與則其時矣父之歷叙諸人之言并錄與鑄答問豈獨為可疵之端况先賢文集中凡罪犯凶逆之類其未著之前所嘗稱道之言不沒其實并存剗者前後何限而如朱子書中稱秦檜為養老及先正臣李珣文集載與李發書經筵日記稱仁弘為鄭德遠而錄其問答語句者即其事也此外可據者亦非一二則何獨於矣父文集載錄鑄言為可罪之事耶噫丙丁之事尚忍言哉在矣父則抱終身之至痛在國家則遺萬世之深恥其羞戴一天之心願何間於上下而幸我 孝宗大王奮發大志銳意復雪此

誠昭洗宇宙之大機會矣父慷慨之心願忠之誠無所不用其極欲吐膏中之蘊以貫大有為之志而願以身在試訃承非常之寵自守之志難以倖慶而只辭身上之職而已則亦無以表達所蘊身既不出則又不敢汎濫於辭職之外故於引咎之中兼寓毋忘之義所以上告下諭勤懇於言語文字之間者苦心至誠纏綿惻怛殆可以泣鬼神而質上蒼今球等就此文字巧剔而慘搆萬古天下寧有是事噫矣父於江都事終始以為已累平生過自引咎唯恐世人之或不以此見處初辭諮議也欲陳江都事則先正臣金集初以為訐後乃許之此則集書未至之前



矣父書先達故也前後兩書載在文集中手筆俱在此可見矣父不待人言而必欲畢陳之意與夫師弟間精義之見不謀相同矣父若果有掩諱之意則揆以常情唯恐人知或有論說而父則居常自咎之不暇尚何掩諱之可言謂之欲掩已累至於誣辱聖朝人之罔測胡至於此且宋時烈書勸其出世而其答曰毋忘江都四字不覺起立勝他十年啓沃之功此則不唯不以為累乃謂大有益於世道以此觀之矣父江都之事不但名公士友之所知實亦聖祖之所降鑑則球疏所謂與賊鑄私議云者自歸破綻矣自丙丁以後矣身家三世秉義一節不渝沒齒自靖

身與道殉者一國上下孰不知之而今乃以惡聞春秋之說肆然筆之於奏御文字此於矣父顧何所損而獨不為聖世之一大變恠乎矣父與嫡兄故右相極皆不出世凡於世事漠然無所干涉而特以中間論議睽乖終至媒孽今日遂為一世叢矢之的卒乃為誣辱聖祖勒成罪案必欲禍泉壤赤人族而後已世豈有如此惜毒之事乎矣身供辭與矣父本集一、照驗如有與球疏近似者闔門受誅所不敢辭或有一毫冤枉則明賜處分云云

疏儒遮攔禁門

二十一日政院啓巡將監軍受御牌例自敦化門東挾出



去為疏儒作梗遮攔門限已迫不得出去云何以為之敢  
稟傳曰儒生自儒生巡將因疏儒所遮人定時出去事極  
無據矣

### 疏儒原情

禁府啓目巡將監軍等依承傳推問則其所原情云云巡  
將監軍身佩御牌事體不輕元非疏儒所敢沮遏而終始  
遮攔更鼓將下始得出去此實前所未有之變恠事也痛  
惋莫此為甚首唱儒生令有司摘發從重科罪 禁府趙  
恭徵拿囚方外疏云頭權弼衡自刑曹捉囚

### 趙恭徵原情

前縣監趙恭徵原情矣身欲伸七師先正臣尹宣舉尹拯  
之誣瀝血封章始則喉院退却終則該曹嚴飭門禁情窮  
勢極不得不鎮日守闕奉置疏函於敦化門東挾向夕巡  
監奉牌出來矣身等蒼黃起立至於疏函既是奏御文字  
則事體與御牌無別輕易遷動實為未安且兩巫中間傍  
邊有三条路足以出往故不得登時移奉故院啓以遮攔  
罪疏儒者未知何據惟是先師文集毀板之命實是七師  
之至寃士林之至痛割心瀝血疾聲呼籲只欲畢吐衷情  
退伏斧鉞而畢竟禍生無妄橫被罪名問目內遮攔二字  
千萬暖昧云々



禁府啓目䟽函不卽移奉致使身奉御牌之人許久停留  
遮路之失所在難免趙恭徵杖一百告身盡行追奪依允

### 閔鎮遠䟽䟽儒事

刑曹判書閔鎮遠䟽略本曹以䟽儒權弼衡囚禁之意啓  
達矣繼伏見典獄署牒報則弼衡就囚時儒生八人脫笠  
排門一時突八自言一體同囚蹲坐不八云：自昨夕至  
今朝三次復往而獄卒疲殘不能驅迫曳出儒生輦終無  
動念之意臣以無似忝長刑官不能檢飭刑獄致有莫重  
囹圄外人攔八經夜之弊而臣又無驅黜之氣力臣之疲  
軟不勝任到此益著况且八人中二人於臣有妻黨應避

之嫌臣於此事有難冒嫌叅涉既不得具由啓稟且前頭亦  
想有節々嫌碍之端以此情勢何敢一刻仍冒於職次乎云  
云 荅曰儒生所為誠可駭然更加嚴飭使之出送而因此  
乞逋誠為太過卿其安心勿辭從察速職

### 府啓作挈儒生事

持平李挺周啓曰作儒生權弼衡囚禁之際他儒生八人  
自言一體就囚脫冠排門一時突八獄吏刑官禁之不得  
嚴飭出送之命又下於重臣䟽批而今已累日頑然不動  
終無退去之意近來儒生輩縱恣橫挈無所不至而其舉  
措之絕悖關係之重大未有如此事者自古儒生之論罪



也只罪首唱自是勵百懲一之意而況且首唱儒生摘發  
科罪之名出於特教則便是古所謂詔獄事體至嚴且重  
命之八而不八固為違命不命之八而冒八獨非送命乎  
今其恃其衆多發怒於君上處分不念王獄之至嚴作此  
無前之駭舉此輩亦 殿下之臣子也苟有一分嚴畏之  
心何敢恣肆無嚴至於此極耶若諉以儒生之狂妄而有  
所容貸則其慢蔑朝家壞亂刑獄之習將無以少戢請攔  
入獄門儒生首唱者遠地定配 荅依啓  
二十四日刑曹啓進士林思悌永川郡定配事

閔鎮遠疏

刑判閔鎮遠疏畧昨者朴思悌遠配事 允下後攔入七  
人始為出獄云故臣於今朝黽勉赴衙權弼衡當為捧招  
而儒生數十人從後門突入臣分付下吏曰如是紛雜不  
可捧招使之還為下獄則前日攔入獄門之儒生六人直  
入庭中對面叱罵蹴踏門板無不裂破舉措駭怖一曹震  
怕臣不得已罷坐徑歸尚以何顏更對吏隸云 荅此  
輩乘其開坐突入詬罵有若數罪至於蹴踏門板節 駭  
怖如此亂民不可以儒生待之并極邊定配以嚴懲討之  
典

忠清監司權愔書目禮曹閔據尹宣舉文集大臣劄陳所



付文字板付四立已為毀去事

二十七日刑曹進士尹審義州府進士李世庚鏡城府幼  
學崔弘相昌城府幼學鄭順一碧潼郡幼學全光獻明川  
府幼學李夏發朔州府遠配啓

蔡判李弘  
述舉行

宋正明疏伸儒疏

二十八日開城留守宋正明疏畧今此儒生輩雖坐果如  
秋官之疏則其為可駭未有甚於此者宜聖上之遽加震  
怒而芟伏念士氣者即我朝三百年所培養也設有狂妄  
失中之事未嘗過加摧折彼儒生輩目見累朝禮遇之儒  
賢橫被同測之惡名相率叫闕必欲伸卞此固士林不可

已之論而竄迹相絀景色愁慘同事諸生猶且不憚於譴  
罰任叫疾呼而不知者妄恃聖明待士之寬也臣之此言  
非一毫為儒生地惟 殿下 恕察焉 答今番作等前  
古所無懲惡之典不可不嚴也

趙泰耆疏論左相

知事趙泰耆疏略相臣之劄出而士林之禍兆矣致使兩  
朝禮遇儒賢不免掩抑抱屈於九泉之下聖明之世寧有  
是哉臣竊為之寃愍云云 答疏末所陳決難撓改卿其  
勿辭

金昌集劄對泰耆



左議政金昌集劄略今伏見在外重臣之疏乃曰相臣之劄出而士林之禍兆矣語雖約而意益深此臣他日湛滅之根柢也臣未知毀其謬妄之書板果謂士禍可此等聲罪之言獨不足以禍人乎臣竊觀今日氣像舉措非必勝公議則不止雖朝家威令亦有所不行者維有函黜臣一身可以帖然無事所謂士禍之兆可息所謂賢者之寃可伸云云 答至於士禍兆矣之說殊極未安何必為嫌予去牢定云云

權弼衡原情

十月十一日刑曹罪人權弼衡原情矣身以李弘躋林象

極疏下隨叅之人繼陳血疏極論昌集誣賢毒正誤君背父之罪仍請與弘躋象極同被罪罰而喉司遏絕竟未上徹忽此不虞以遮攔 御牌之罪至有置對之舉今此遮攔之目蓋緣巡監出來時不遷疏函而發則矣身請備陳當初陳疏本意及伊日事狀是白齊蓋向者賊球之所以誣毀先正臣尹宣舉者凡四節而皆不成說有眼者莫不覩破而聖上亦嘗教之以詳覽本集與儒疏不同又曰未見其近似此可見日月之明照燭無餘而嫁禍之計或恐未善則昌集於是不憚於挺身擔當而一劄再劄語意尤益凶悖始也陽斥陰扶終為爛熳同歸就球疏中二款而



敷衍之勤成先正之罪案夫鑄言之與先正之意刺謬者固指江都事當言與不當言之不相合也其所以不相合者乃鑄則以為今日實有避忌之端言之不當也先正則以為今日實無避忌之端言之無害也此所以刺謬者也此所謂不相合者也且以其不斥康王之說為先正之罪而謂果有別於自其口出乎云者尤極絕悖夫文字引用之例若此類甚多以近日文集中所載言之文正公臣金尚憲祭其兄文忠公臣尚容之文有曰事同青城夫青城之辱即徽欽事也而尚憲引用曾不以此而為嫌世人亦不以僭引病尚憲則先正之不斥康王之說豈獨為可罪

者歟且昌集之徒所以罪先正者又以其文集中載賦鑄之語也此亦有不然者聖人之於惡人也亦未嘗一功拒斥之魯論之陽貨程書之邪七不害其間載於簡冊而至若我朝先正臣李珥記中函稱仁弘之字而觀者不以為異者此亦陽貨邪七之例也今如昌集之言則前後聖賢果皆失於惡人之不嚴而亦未免於後人之指疵耶此又矣身之所未曉者也噫丙丁之變天地翻覆在上而聖祖親經泥露之厄在下而先正躬蹈難險之域惟其戴天之讎終身之痛視他君臣尤異此所謂同患難者也此所以願為杜舉者也其以杜舉為喻者正以因其已言而不忘



江都之事者也與觀斯爵而不忘規箴之語者其事相類也夫凱風寒泉之喻先賢之所取義既有明證則昌集辭窮理屈乃以今人文字之忌諱密於古人為解信斯言也昌集之父故相臣壽恒撰徽陵該冊文有曰宮闈洽融洩之樂今若尋究融洩二字之出處則其為可忌豈特如杜舉颯風寒泉之喻而用之者不以為嫌讀之者不以為罪則亦可謂今人文字間忌諱果密於古人耶至若先正書中有曰俾作今日之杜舉則未必無補於世教僭妄之論雖極狂妄亦可見其本心先正所謂僭妄者蓋其以補世教為言故發此自嫌之辭正如朱子所謂極知僭踰無所

遜罪之意而今昌集乃曰只取宣舉自道之僭妄二字參酌彌縫云然則昌集亦將以朱子自道之僭踰二字為斥朱子之案耶適足以見其設遁而不成說也昌集非不知此而銳於構誣先正目之以僭妄隱然以為先正雖無誣聖祖之心真有誣聖祖之事終至於請毀其板是則處先正於誣毀之科也如是而猶曰我非章惇人孰信之至而以賊球為聖祖卞誣不可罪也夫以賊球為不可罪是真以先正為可罪而特以其既骨而不可延罪云則若今先正而在者必將處先正於大逆之律也如是而猶曰我非子先人孰信之且昌集不特為聖朝之譎臣實為其父之



悖子何者曩者甲子年間選中有侵斥先正臣尹拯而延  
及宣舉之語其時壽恒為首相乃曰宣舉卓然無可疵其  
後昌集之弟昌業欲叅攻宣舉之疏則壽恒以書責之乙  
丑又劄卞湖儒通文之醜悖而有曰宣舉累朝所禮遇士  
林所尊尚後生末學何敢侵侮宣摘其人而罪之且其所  
撰魯崗書院通文有曰身任大義家傳正學此其大略其  
他尊仰稱道之辭靡不極至今昌集信其父之言不如信  
球言之篤乃以濟穢不淨名節既虧等語公肆醜詆因有  
紀極噫壽恒尊之於前昌集攻之於後其父必欲罪誣  
先正之人其子必欲罪其父所尊之先正父子所為何若

是相反而及至儒疏以背父聲罪則昌集始大寤乃直謂  
其父隨眾敬之有若其父全無主見徒仰人唇舌者然而  
何其徒急於掩護己惡不自覺其誣其親之歸耶昌集非  
不知此而言之乖悖乃至於此不特侮先正也亦所以  
侮其父也此而不足又演出己意勒斫其父未然之事至  
曰其所以斥宣舉者必萬倍於選中則使壽恒不死者污  
不至於扶護賊球今昌集忍死其父而敢為此言是可忍  
也孰不可忍也矣身之瀝血封章相瘳叫閤效古人袒背  
受箭之意者非特為先正也乃所以為斯文也而即今充  
滿於喉司者因非為昌集吹噓之類退却之不足使不得



復入於關門騎即狐鼠之輩又從而挾藉驅逐捽曳多士  
裂破衣巾此實士林莫大之羞辱而居喉司者惟恐此事  
之上徹於宸聽以多士之見辱謂非實狀而為徒為詐轉  
密橫加於遮攔御牌之罪使矣身脫儒巾服囚衣入於囚  
囹之中所可痛者矣等初欲為先正卞誣而誠未上徹致  
使賊球凶集容集覆載欲與李弘躋林象極同被罪罰云  
云

刑曹啓現此權弼衡所供則騰進前日未徹之疏向大臣  
極口醜辱許多措語有不忍見極為驚駭臣鎮遠與大臣  
有婚家應避之嫌不敢循例奏讞上裁何如

左相劄論因供

十月十四日左相金昌集劄略伏見囚人權弼衡之供醜  
辱狼藉及臣先代其所為言絕恃無倫臣者未不覺心膽崩  
裂也夫尹宣舉僭謬之訂其条甚多而今其提論不過三  
件曰杜舉曰康王曰僭妄雜引不倫之事傍證曲解都不  
成說無非可下而只以干繫臣身者明之首論杜舉則  
以為箴規果爾則歌器與毋忘在莒亦已多矣又何引杜



舉哉且宣舉而無累亦無撓引之或可今乃不然其身不  
如恒人而每言偷生之嫌則輒敢并及聖祖而及其引事  
自况也則又不出於罰君之故實於是而許多斟酌無少  
叅互映發於上下同累之意此果何如也其徒雖能強解  
其一其於他語之左右牽掣何哉又引臣父所撰謚冊中  
一句證之而蓋融洩二字只是泛言歡樂之意則亦何足  
為杜舉之證耶其論康王則以為鑄則以為有忌避宣舉  
則以為無忌避之端此以刺謬也彼雖以今日則敢能言  
者謂無畏縮忌憚之意欲分貳於鑄意然其結語所謂他  
日則不可出口者此豈非能无忌諱於 當子而不能不

畏縮於後王者乎且方以此誣之賊鑄欲妄刺謬之實而  
患其漫漶難於脫出則又直曰文字引用之例若此甚多  
始則為宣舉分疏終則並與鑄而伸之何其首尾橫決無  
忌憚至此也夫南漢下城江都被兵非可諱之事苟使鑄  
宣舉亦但曰康王在軍得不哀痛云而不以同論於偷生  
之嫌則夫誰曰不可乎然則其言之所以為凶悖者在於  
指議聖祖處義之得失而已非在於不諱江都沉露之事  
實也臣祖之平說亂中情境其果與被相類乎此其不成  
說者二也其論僭妄則以為自嫌於補世教之言若然其  
本心之不敢索言者何故而今於臣並論之言釋一一否



者何也此其不成說者三也嗚呼先正臣宋時烈常以春秋尊攘之義協贊我孝宗大王其發於諫獻見於事為者亦足慕於後世若其志業之未究此天下國家之不幸也此仁人志士之所痛恨而飲泣一種背馳斯義之類乃敢幸其不幸無成公肆詭嘲臣未知尹極父子所成乃獨合於春秋者何業而反占先正所未得之大義乎此而置之其禍將烈於洪水猛獸者故臣不得不論罪弘躋矣今其徒反以罪臣之功痛而又以臣疏所言確之意詩旨微奧宣舉之文字灼然可見者為誣矣 殿下若命儒臣錄進確詩及其註釋之語論劾之章則不待臣自下而可明

也而今古人情之相似亦可見矣臣之罪名愈出愈奇今則又以為愚弄君上其言之全不嚴畏顧臣之奏而果若一毫彷彿於此則何敢苟違王章乎念臣於此一事被迫於人下明已多誠不欲一向嗽而今又以事閔祖先之故煩溷至此雖不獲已臣罪多矣嗚呼臣之當初所憂正在於他日士禍而及見彼輩頭勢已可驗矣今此供辭又以臣容息載覆為其大恨此豈但蒙駭一囚之意哉聖上如欲絕其禍根則宜反今日速黜臣身俾不至滔天云云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昨者近侍之往諭予心腹之辭矣復何多詰噫為尹宣舉左袒者醜辱大臣無所不至而供辭



之絕恃豈有如兩衡者哉萬一痛惋矣然明示好惡處分甚嚴此章凶險之說終不敢眩惑予聽則前頭之狼貝非所可言矣反復思惟少無難進之端卿無困我即日入城勉副如渴之望仍傳曰遣史官傳諭

李善溥疏

二十五日司真李善溥疏是略非之天人皆有之今日布列於殿下朝廷者豈盡無惡球之心而大臣之劄一出無敢有崖異者言議出納之地表裡相應或恐違大臣之心必欲掩蔽天聰毒害先賢而後已氣勢所壓黨論相汨靡然同歸於一套而不識人間有羞馳事世道至此無復

可為者矣儒生朝士之疏雖有勿捧之命宰臣重臣之疏曾無見却之事獨於臣疏有何可惡可諱之端游辭稟啓若此不已則設令大臣所為不厭人情故有大於近事者人莫敢言而雖或有言之者終未得仰徹於黠纒之下耶自有此事以來人言稍逼於大臣者則無論其疏之八不八譴罰隨至黜配相仍而輿情益激士氣尤鬱必欲以死爭之而不知止今雖欲一威制其害恐甚於防川矣二十六日備忘記向者大臣一劄實出憂國論事之忱而司直李善溥托以辭職縣道封章侵斥大臣不遺餘力而疏中營救替當搢縱伸縮惟意所壓等語少無顧藉之意



極為駭異罷職

李光佐疏論毀板事

二十七日左尹堯光佐疏略今茲因申球投疏相臣續陳至命毀其先賢遺文板刻又命禁絕言路者臣不敢知此何舉措也夫先正之家積忤於時終受此囚極之措誣者原任大臣既已略陳矣先正之言分毫非出於挨逼聖祖者前後諸臣又既卞矣而殿下終不覺悟猶以為申球為不可罪相臣之言為不可易毀板之舉為不可止此不唯聖心一有所編係未暇深究得失之所在抑亦諸臣之言只能分析文字未嘗極論大體睿鑑所燭若以傳會之

言謂有一分近似者故耳臣請略去枝葉只論大體夫自古取私家文字抉摘成案或以為辱上躬或以為誣先王或毀其文或罪其人者此何等事也今時議之最所惡聞而深拒者抑子光事而臣愚則竊以為不然矣夫吊義帝賦未知作者之旨果何居而其門生書諸史冊曰以寓忠憤使其言然則是乃以項籍事有所指疑也律之而今日之義理則作者之罪誠湛滅而有餘矣然其註釋而訐告者為子光所勘斷而誅討者為士禍真指斥者有若猶尚如彼况此今事專出措捏初無可以比論於當時事子即此而論之今日此論其頭腦之不是斷可知也相臣以珠



疏為非嫁禍驅之惡逆請以極律者非嫁禍而何哉罪此一  
球則禍根絕矣有何參酌調停之可論而乃為此不成  
說之言至請毀板自不覺其躬駕隨之也其言是則一人  
非少其言則非萬人非多自古以同極之言羣起而咻  
者何限而今以峻論傍生引以為重有若出於公議者然  
不亦左乎竊計相臣初豈必有是心哉只因其欲貫罪於  
球解嘲於持此論者乃為反上落下之論而儒章繼發攻  
斥甚嚴則於是乎求所以伸其說而脫其身別扶愈密分  
解愈苛不知其身名之愈敗不可復收拾其所轉輾狼貝  
臣誠為之愍然也 答茲事關係至重則何敢以毀板之

事此論於衰亂世况大臣明義理之劄有何可愆而張  
皇侵斥至於此哉申球之疏元非架虛鑿空而既已上聞  
則不可以私家文字而置之此等事理明矣

左相劄對兩李

二十八日左議政金昌集劄略伏見司直李善溥左尹李  
光佐等疏其所以必欲甘心者蓋皆驗矣雖以尹拙爰辭  
觀之亦可見其父之心也其所以引答鑄書有曰大聖人  
達權處身之道實有師文王之義豈可與匹夫同条云夫  
聖祖當在經權皆無可死之義以貴以賤未見可指之累  
而宣舉之隱然歸之於達權異於匹夫者其意豈不曰在



經則為當死若匹夫則將與其身同其累者乎况其所謂  
日記中語又足證其指斥之實也臣見其日記有曰希日  
申孝思聞君疏辭引江都偷生之嫌吐舌曰可駭可駭蓋  
恐指斥之難言也云夫其疏雖不無微意猶不索言其本  
心而當時聞者已大驚而今此教言視彼何如而反怨今  
日之駭之者何也臣伏見朝臣士庶或被人誤論祖先事  
則必皆瀝血陳斥第以近事言之丁家文字中有以丁好  
寬此擬於故相臣文忠公李恒福之故李家諸孫謂被誣  
辱至於疏請火書則 殿下即命毀板仍罪其附麗之徒  
人皆快之今宣舉之比擬豈不尤僭於好寬 殿下向先

之孝思亦何不及於閭巷之士而其為下誣一也毀板同  
也於私門則曾無異議於國家則名以士禍人心之惑乃  
至於此噫死黨護短之心如彼其重尊祖敬宗之義若是其  
輕歟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予之敦勉允允旣遭矣勤懇之  
旨卿庶免體諒而一向邁：造朝無期愧情志之未孚念  
國事之艱虞中夜憂鬱不知所以為諭也茲今毀板之命  
處分豈不正當而身居宰列者亦皆投疏紛然救解必欲  
置尹宣舉於無過之地而以卿一劄反為構誣誠可駭也  
何足為嫌宋時吳處厚事卿之引喻極甚明白矣至於常  
廩尤無可辭之義卿其安心勿辭領受須速入未毋孤予



如渴之望仍傳曰此批荅使借來史官傳諭

李台佐疏討申球

十月初四日工叅李台佐疏略何物申球一徹訐疏之後五六十年君臣上下所共尊敬之儒賢一朝為僇辱人板本已命毀去前頭之禍又不知何時止泊此誠斯文之厄會世道之大慶自古奸人譏夫剔快文字以為陷人之資者間或有之而其逞咎既骨驅名賢於惡逆亦未有如球之巧隱惜毒者也球疏始發之時雖其臺私之論猶不敢公肆救解大臣之劄一出而球言乃立球勢乃張卒置先正臣尹宣舉於球所訐告誣毀之科噫大臣豈真不知球

之為毒正害人之計忍為此舉也噫朝廷之潰裂論議之乖張 殿下之所嘗憂歎雖靜而鎮之抑而平之猶懼其不能救得而今日舉措適所以激成之將至於禍朝廷止國家可勝痛哉且今儒生果有遮攔巡監之事疏頭既囚而又非必首唱則同事諸生之爭入獄門竊付古人自繫詔獄之規者亦出於引義同罪之意此豈朝廷窮覈重勘之事乎有司之臣又不知首唱果何人只憑名錄之次第強名首唱勒斬以遠配似此刑法臣未之前聞矣 荅一自毀板命下之後右尹宣舉者不念關係之至重紛然投疏因念世道已不勝其憂愧矣嗚又張皇辭疏醜辱大臣



不遺餘力且禍朝廷三字與近來所謂士禍同一圈套而專出構陷善類之計事之駭惋孰甚於此疏中侵斥秋判獎許儒生有若直節之士者然尤可駭也

徐宗泰疏救李台佐

初七日判府事徐宗泰疏略伏見參判李台佐疏批辭旨極嚴復以右尹宣舉者不念關係至重徒知營護紛然投疏為教臣於此事前特在衷益復震懍臣之迷愚於先正文字未見其挨逼聞有毀板之命略陳淺見冀有裨補今則斷以謬忘為罪臣之前言誣大臣也上以欺慢君上也其罪伊何在分義何敢晏然出伏闕門外以俟處分 荅曰省疏具悉卿息諸臣疏狀中所云非指斥大臣則卿之引以自當不已過乎卿其安心勿辭亦勿待罪即速入來以副予望仍傳曰遣史官傳諭

大司憲鄭澔上疏論尹拯

十三日大司憲鄭澔疏略伏以臣於近日事竊有所慨惋非不欲一進狂言而臣於尹拯家事素被一邊人之仇嫉以臣有私怨深讎者然少有所論輒歸之黨論臣以是不欲容喙於尹宣舉事只俟朝家處分而已竊聞一種為宣舉死黨搜而迭出凌亂黑白顛倒是非咆哮作氣紛紜投疏甚至於遮絕禁局之路梗闕君命打破廷尉之門罵詈



官長此實前古所無之一大慶事可勝寒心哉究厥所由  
聖明於其根柢本源尚不明白處分故其支流之弊自至  
於難除難塞之境臣雖老病將死餘喘未泯何敢畏死不  
言以負聖明哉大抵此事若無文集刊行之事又無申球  
疏陳之舉則已文旣刻布事又上聞則何可置之可否疑  
信之間訓致今日之紛鬧後世之疑惑乎蓋其集中杜舉  
之說大臣之前後劄中略陳其槩則臣不更論而必至於  
句賤詐矣之說彼一種補卞者但以其文仁法文王之說  
曲為牢傳謂以句賤之事對文王為戒此果成說乎文王  
何嘗有復讎之事而必以句賤為戒乎若以仁法文王為

主而戒其相反則反文王之道者無如五霸若曰五霸詐  
矣則可宣舉之必引句賤之事而補詐者果無讒斥復讎  
之意乎宣舉之意果如卞者之說則何不直陳於聖祖之  
前而獨於私書顯加讒斥留使刊行作為後世亂賊之嚆  
矢乎且宣舉讒斥復讎之義者非但此也又有一書曰日  
暮途遠之批何事不做之教徒煩於章奏之間及是時盤  
樂怠傲豈非孟子所嘗戒云日暮途遠者聖祖荅故相信  
李欽輿疏批也噫至痛在心日暮途遠八字其至誠惻怛  
之意可以質天地而泣鬼神宣舉獨以何心乃敢以徒煩  
於章奏為讒乎且伏念聖祖臨御十一年夙宵憂勤一意



尊周未嘗有一毫盤樂之事嘗為 大妃殿擬設進宴旋  
因天災卽命停止其惕慮修省之意舉此一事足推其餘  
矣臣未及經事聖祖而幼少時一二耳目為所覩記有不  
可終誣者如此而目今舉一國皆陷宣舉之半術中不知  
聖祖被誣之為可痛臣竊慨然嗚呼我朝立國之初首明  
尊周大義列聖相承至誠事大皇朝亦許以禮義之邦至  
於壬辰島夷之變倘非皇朝再造之恩則環海東數千里  
之地將不免左衽之域矣不幸丙丁之變力弱勢窮縱不  
免城下之辱而 仁祖大王不忘尊周之義每於皇朝聖  
節之曰躬行望闕禮於後苑以伸萬折必東之誠及至

孝宗大王嗣位奮發大有為之志明春秋復讎之義殫內  
外修攘之方同德有臣盡心協贊中興大業十八九成天  
不祚宋弓劍忽遺而若其所秉執之大義可以有辭於天  
下後世矣宣舉則惟欲歸渠江東失節之事惡聞春秋尊  
周之義經營費力做此誣悖之說而其子姪若少有嚴畏  
之心則何敢肆然登刊於文集中塗一世之耳目誣百世  
之公議乎最所可慮者我東大小文集為燕市所購賈者  
甚多若使後世萃人見此誣書則必以聖祖平日所秉執  
之大義舉歸於一場大脫空豈非絕痛之甚者乎日者大  
臣之陳劄請毀其板者亦嘗有慮乎此而一種右宣舉之



之徒不顧義理是非之如何徒懷死黨之心相繼投疏侵  
斥大臣使不容於朝其為宣舉地則至矣其不識君臣大  
義亦甚矣且有一事實有所未解者宣舉侵逼聖祖之語  
不一而足少無嚴畏顧藉之意而今之論宣舉之罪顧藉  
太過但日引喻失宜辭意謬妄而已惟恐歸罪於宣舉之  
身至其死黨者之稱宣舉或加以先正之號或曰兩朝禮  
遇之臣、竊恠之兩朝之待宣舉不過初因薦者之言循  
例除職而已元無禮遇之事今乃藉重於先朝直加以禮  
遇之目肆然稱之以先正人心之陷溺好惡之失正胡至  
於此也臣聞彼輩昏動浮言謂宣舉此事朝議不但毀板

而止必將有追刑之論以為箝制一世之計使廷臣不敢  
出一言此則有不然者宣舉之罪難逃於大不敬之律而  
至於追刑一款初非聖王象刑之意乃是後世慘刻之法  
仁朝反正之初深正昏朝之慘弊一功草罷永為定式彼  
輩非不知此而做此無據之說以為驚動胥制之計者此  
無非巖慶遂子光之說有以煽備之也其罪可勝誅哉今  
日聖上若欲明正一國之是非以定一時之紛鬧則招致  
前後投疏救宣舉之徒於政院拈出宣舉之集中誣聖祖  
數三余下問如宣祖朝拈問儒疏於政院之例曰社賈之  
舉讎罰晉侯者以其有鍾鼓之失聖祖江都之事有何可



指之失而渠敢以同患難中人目之而自比以杜舉子句  
踐復讎之事朱子亦取其嘗瞻之義不補其諫而宣舉何  
以謂之諫也聖祖日暮途遠之批無非出於至誠尊周之  
意而何以謂之徒煩章奏也聖祖臨御以後有何一毫繫  
樂迨傲之事如孟子之戎者使之一二條陳渠輩之若不  
能遜条分疏別曰釋解則聖祖所被之誣可以自然昭晰  
如天開日朗殆無餘憾而宣舉誣悖之罪自難遁於天日  
之下而叅酌定律亦無難事夫然後羣邪畏戢眾咻帖息  
惟彼搜閱君命罵詈官長之徒知所忌憚矣 省荅曰覽  
卿來到近畿良可喜也疏陳之言出放憂慨之意深用嘉

尚今日之事是非已明堅持不撓則不待招問而護黨之  
論自可熄矣

備忘記

十四日備忘記予惟朗城有萃陽書院商山有興巖書院  
乃兩先正賜額書院也揭額歲月已久病裏筆畫尤拙而  
必親書鏤板以下者所以寓予尊敬之心也噫人心尊賢  
之心出於至誠則亦庶幾定士趨而熄邪說予意夫豈偶  
然哉其令儀曹并即懸揭仍賜祭

政院啓

十五日政院啓曰臣等伏見兩先正書院額號親寫鏤板



以下者銀鈎玉索輝映璀璨且降備忘記其尊賢斥邪之意藹然然絲綸之間臣等聚首敬翫誠不勝欽仰感歎之至兩先正孝問道德荷三朝之禮遇為百代之宗師而不幸層<sub>中</sub>宸層生邪說肆行義理晦而吾道喪矣乃於靜撰之中深軫衛道之意親題院額特下聖旨辭意隆重負越尋常至以正士趨熄邪說為教此誠斯文之盛舉士林之大慶千載之下有足以聳動興起宣但正一時之士趨熄方生之邪說而已哉以此備忘亦令人輝揚於恩額之傍以為永久瞻望之地有不可已惶恐敢啓依為之

十六日政院啓令今此兩先正書院親書額額鏤板以下

實是曠世之盛典士林之至寶不可循例奉行而且有文會書院清聖廟已行前例今亦別遣近侍陪進懸揭仍為致祭何如傳曰允

左相疏批

左相金昌集疏槩冒萬死申懇亟遍本職兼職以幸公私事答卿之所遭專由毀板然則今予勉出不在多誥有一言可以決其去就矣噫向使嚴慶遂之言得行則其流之害為如何哉真士禍作矣賴卿一劄遂使是非明白處分正當輔相之責可謂盡矣况茲事關至重為聖祖下誣也大臣為媚嫉者所迫逐至去位則古今天下安有如許義



理耶噫好惡既明則縱有恠鬼輩掇拾象極之邪論者又何足掛齒卿其亟銜異績即日八城副予虛佇之望

二十日賓廳卜相判府事李熙命拜右相

二十七日左副承旨俞崇先正臣宋時烈宋俊吉書院御筆額懸揭致祭事清州尚州等地出去

卒陽書院致祭文

上帝憫世乃眷東視寧廟應命以擬襄否寧廟之時倒此冠履白日青天寧廟之志出雲相感疇我當意曰學維卿天厥篤昇卿生命世道全德備育懷海廓氣象山峙石透功絲櫛義理光明磊落表裡洞粹淵源百代維子朱子時

世則同言行焉異寧廟曰咨維卿知己同心卒功咨我與爾蒲壁其禮賓師其位卿惟感激死生以之謨深幄對義形封事炯：一心可質鬼神龍髯墮地貂裘染淚業雖未究義則同豚翼：聖考遺志克嗣維斗在天王國有特諉奸莫售如樹撼蟻小子仰成誠豈弛息禮未終曩事多愧悔遄風雷榮溢泉隧觀卿屈伸道與終始證發太陽尤被媚忌彼侮聖者心實異願卿曾力斥苦心抵死有誰陰扶以滋以熾刑七狼貝自叛程氏始若折節末乃揚臂執為資父墓文是誣賢邪浪汙師道遭燬始予因覺不無疑貳故天啓禰今日有俟凡諸事實暨厥文字既覽既詳若醒



予醉乃明是非乃定真偽予心既堅其惡益肆喙：交構  
紛然投匭非惟毀卿大義是毀彼毀大義靡不玷累痛念  
世愛怒焉無寢是悼若新景尚尤擊睭彼華陽寔卿專祀  
傍瞻舊坐卿所棲止寶宇煌：雲壁孔通有洞窈窕有水  
清汎日月高臨有明天地茲焉特感恩所表示四字華扁  
親手書賜力疾泚筆涕隨墨漬揭此誠心警彼朋類閑邪  
拒滯士趨可指同德有臣道義齊美一體褒崇曷表予思  
於皇寧廟日監在此卿應左右陟降庭只肆領禋典爰命  
近侍靈其來格敬予一解

興巖書院祭文

天眷斯文真儒有作清明溫醇精金美玉志道既早眷顧  
孔粹疇其輔仁大賢並特共承師訓探溯淵源麗澤磋功  
踐履貞敦和順所積光華外徹曷以形容春風霽月時丁  
丙丁冠履倒置斂藏愈密日講道理依寶潛光出處以時  
聖祖撫運志大有為俱膺旌招契合昭融臭若芝蘭天壤  
斯隆協贊訐謔啓沃密勿理欵之幾王伯之別劄論懇激  
帷對剴切尊攘之義昭揭星日逮我先后禮遇弥篤開濟  
兩朝殫竭忱幅予在冲年執經胄筵至誠遵迪警誨諄：  
精一心法提掇尤勤天下愁遺哲人其萎國亾蕃崑士失  
宗師俯仰人代垂五十春否泰消長世道屢嬗義理寢蝕



異言朋起百恠紛々何所不至噫嘻巨慝為禍之根卿燭  
其惡斥之最先及後即當卿言果符誰為黨助乃又陰扶  
窳然一老隻手以闢之既巖潛釀其毒門墻之變終至  
倒戟邪說橫流正道淪晦卿若有知寧慨惋之今予大覺  
殆天所啓明乍痛斥是非昭晰予維兩賢其道攸同痛癢  
屈伸一理流通感悔方深追念益激表章之舉烏可闕一  
睠彼高山有廟其屹一派伊水迥接莘陽雲烟蒼蒼莫魄  
洋々矧茲南土士趨靡常風聲所樹寧緩褒揚手書莘篇  
寓予深誠特命近侍賁揭門楹侑以馨膺式薦禋祀今茲  
寵典夫豈偶爾一意尊敬明示千禩誠淫永息吾道增光

靈其顧享啓佑無疆

知製教魚  
有龜製進

李正臣疏斥左相

十一月十三日兵曹參議李正臣疏略噫世道危險黨論  
之潰裂未有甚於今日事端層激鎮靜無期有識之憂豈  
勝言哉若其事是非則邦禁至嚴臣不敢提說而抑有所  
大未安若明之聖祖在天赫臨何預於朝廷之朋黨而前  
後言者輒敢以聖祖為辭此不過借重籍口以為恐動者  
持之計其為陷人之術則好矣獨不恤憾我聖上之孝思  
而自陷於無巖之科耶至於體國大臣亦不克為護黨之  
習一劄再劄語意轉深未乃以歷問言者為請而其余目



中有曰向非聖祖之能權則固有當死之義歟云噫是  
何言也當死二字此豈人臣所敢發口者而亦豈敢以此  
肆然仰請於 殿下耶 殿下若允其請則其將以此發  
問而為人臣子者亦敢何辭而仰對耶大臣此言非特一  
時妄發耳固不足深斥而若其不能致慎於至敬之地而  
初出二字容易陳情其在分義道理顧何如耶之臣竊為  
大臣深慨也且念近日儒生無罪被謫者多至十數彼儒  
生輩挺身扶正守闕陳懇疏未登所罪已及身閑塞蒼黃  
前後相續行路錯愕士氣消沮誠不料聖明之世有此無  
前之過舉也况李世庚等殺人則乃以亂民二字為其罪

名何聖教之失平一至此哉禮曰儒可殺而不可辱設令  
世庚等真有罪過有不寬容假者則竄逐之可也誅殛之  
亦可也而至於亂民之目則甚非所以待士之道而人君之  
言恐不當若是臣竊為聖明深惜之也

答曰省疏具悉疏中借重藉口之說已極無倫而乃敢掇  
拾邪論侵斥大臣不遺餘力疏末云：亦出護黨尤可駭  
異也

左相劄對李正臣

十五日左議政金昌集劄略伏見李正臣之疏盛加攻  
斥語極非常其言以為借重聖祖為陷人之計不恤憾我



聖上之孝思而自陷無嚴之科矣尹宣舉與賊竊徃復之書論可以死可以無死之義而乃曰大聖人處變達權之道豈可以匹夫同彘哉此特以貴賤為分貳之言耳其意則未嘗同歸聖祖於當死之義為聖祖卞論之際當死二字自不得不提及以臣愚迷只見援此者之為無嚴而是真可以憾我 殿下之孝思而已終未知卞論者之反以此獲罪也云云 荅曰省劄具悉卿息李正臣之疏侵攻大臣極其肆然乃以卿之卞論疏語歸之於人臣莫大之罪者未不覺駭惋也然而今日之事是非已定此等誣詆之說本不足為嫌卿其安心勿辭亦勿待罪須遵前旨即

速入來用副至望仍傳曰遣史官傳諭

府啓

壬辰科拔榜事

持平李挺周啓士辰科榜出之後人言沸騰羣情憤激致有查問之舉而李塾歷抵之狀難掩於李猷英猷章兄弟卷書題中龔遂之變幻字畫書以別體其設標用奸之跡昭不可掩當初請拔之啓閱月爭執者蓋以此也其在嚴科場杜後弊之道決不可以事在既往而置之請吳遂元李猷英猷章等三人拔去榜中京兆乃是聽訟之官決非重聽之人所可堪任而判尹姜覲耳聾太甚訟者所訴全不聽得至使下吏翻書以告其為苟艱已不可言而猾胥等



從中舞奸伸縮依昂惟意所欲決訟之際率多顛錯其在  
重詞訟之道有不可因昇龍疾之臣判尹姜覲改差 荅  
不允吳遂元事依啓

府前啓李猷英猷章兄弟拔去榜中事荅曰李猷英猷章等  
事依頃年右相議為之似宜矣令該曹稟處

十七日禮曹判書宋相琦上疏曰伏以昨因司憲府啓辭  
首李猷英等事依頃年右相議為之似宜令該曹稟處而弟  
臣於此稟有編碍難便之勢乞迺本職回授無故之人云  
云 荅曰茲事令次堂稟處卿勿其辭安心行公

三十日傳曰李猷英猷章等依頃年大臣猷議覆試事分

付

十二月初二日禮判宋相琦疏略臣於李猷英等事嫌難  
參涉而請就成命覆試一款略陳愚見焉蓋當初大臣猷  
議本因諫臣疑其預搆之說而有曰其兄則少有名稱其  
弟之無文世所共知矣此外雖有他辭說而其主意則欲  
下預搆之虛實也及今憲臣之啓則專以書題之字標之  
用奸直請拔去由前之說則預搆為主由後之說則字標  
為重今以臺臣所論引由大臣所議事端各異不相符合  
且如大臣之議只論預搆而不言用奸則稍勝之其兄今  
雖更試何以下覈若如臺臣之啓不言預搆而只論設標



則此是已著之事也以此勘斷足矣亦何待於更試而知之乎然則今此覆試恐不免為無所當宜恐無益於覈實正罪之道下詢大臣更賜處分焉 荅曰疏陳亦有意見自本曹問于大臣稟處

判府事李濡以為覆試一款誠朝家覈實之道若其改試所作善則不但解人之疑於渠輩豈不快哉不然而果不能掩拙則無論字標之如何自有可以處之者大臣獻議之蓋出於此聖上之特下此教亦或以此也禮官之疏雖不無所執而臣之愚見如此伏惟上裁左議故金昌集以為當初試官嫌不敢獻議右議故李頤命以為此事以臣

前日收議乃有覆試之命矣今禮所論如此臣不敢官更為獻議判府事徐宗泰趙相愚病未收議領府事尹趾完判府事李審在外不得收議大臣之議如此上裁何如啓依前下教覆試

館學疏請禁尹拯先借稱

二十九日館學儒生金致屋疏略竊惟先正臣永時烈道德學問之淺深高下雖非臣等愚蒙所敢窺測而蓋其所行者朱子之道所秉者春秋之義出處粹然一出於義理之正尊此者為陽為君子反此者為陰為小人此可以俟百世而不惑矣一自禍起門墻寔恠層生世道之升降反



復殆不可勝計而義理之晦塞異言之喧訥至近日而極矣乃者 殿下取尹極辛酉擬書而下教曰書辭果多操切不可做之於全然無過之地繼又痛下墓文辭語之元無辱及於尹宣舉周禮文字終不觀合於近日事則又極之背師之罪始莫逃於淵鑑之下矣復於靜援之中手書兩先正院額特下備忘眷以定士趨熄邪詭為教尤可以仰見扶陽抑陰之聖心凡在士類孰不歡忻頌祝乞觀一新之化而 殿下所以處極者尚在有過無過之間終無深惡痛斥之舉是或 殿下顧慮平日之禮遇姑置之度內而乃其事則察閔天理民彝之重且係世道消長之幾

殿下終安得以私之哉噫極之擬書 殿下既親覽之矣其言之醜悖無倫誠不可污口是豈特操切而已哉又豈可以有過無過論之哉臣等請因 殿下開悟之端先論極搆誣賢師之狀以竊附於討罪之義焉極書中所臚列者固非古所謂巨奸大慝內而氣質吝悶外而文章事功無一不歸之於霸與利之科噫宋時烈之醇儒盛德固可以師表百代則豈極之口舌所可玷累哉使極果致疑於本源心術則在門下四十年所講者何事而曾無一言之及此乃於篋笥私藏之中列數過惡句斷平生無異法吏之深文巧詆如是而自謂公心論學人孰信之當函黨之



搆殺宋也凡所勒成罪案者都出不拯書中旨意脉絡歸趣無不昭然相合而至於誓毀大義則凶黨之所不能而拯乃忍為然則拯書雖出於今春而固已假手而見售矣嗚呼是何異於挺與刃中間也一自是書之出而拯之手脚畢露雖平生愛拯者亦心非而竊疑至或追咎其輕發則救護之言沆可休矣今擬書既出殿下洞燭其情狀則其所以責拯者又豈可止於此而已哉臣等之所未曉也拯之誣毀其師此一書足矣而又因禮說事輯成語錄創出增衍罔非無根之說反復論斷直驅先正於陷人之科此猶不足使其弟推作懷驪始末一通其所逞毒於先

正者尤不忍言蓋懷先正居依德也驪賊鑄居韶州也其書有曰雖非南人懷足以賞當成日之事其得罪而死在自家宗大幸也又曰懷與駟事行略同凶死相類又曰視鑄抑又甚焉嗚呼其所謂當日之事即指己巳羣士廢毋之舉也其所謂凶死相類者即以後命一視於賊鑄之伏法也拯雖無狀其敢忍為此言耶先正之遭值世變莫全性命者不但一代士類崩心痛骨雖平日不悅於先正者亦無不齎咨歎惜况拯以四十年父事之人獨無盡然傷痛之懷而乃謂之其死大幸至以視鑄又甚為言其心之殘忍其言之凶慘如此而臣等方欲責之以背師之罪則適見



其太踈矣設使極父師之間真有不可兩全之勢惟當直陳衷言明白日處終至於不得不絕則亦當眷顧其平昔之恩義受惡名於百世之公法深引已過不出惡聲冀有以少贖亂倫之罪則仁人君子亦或有一分矜恕之道矣慮不及此而惟恐先正一言一事之或脫於大過允可以陷害者靡不用極初則捏合小人之目終乃直驅凶逆之科嗚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等未知當極之滋筆成書能無怵然其心歟然而極之用意無狀不特擬書而已殿下豈盡知之噫先正受誣於極者雖不可縷舉而殆同蚍蜉之撼大樹於先正何所加損而獨具擬書中所謂朱

子之道若不相似春秋之義了無實事云者尤有以啓斯文世道之禍而極之背師未必不根柢於此事則臣請溯言而論之當賊鑄之改註中庸也時烈斥之以斯文亂賊而獨極之父宣舉力為庇護至謂之高明之過時烈嘗責之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先治其黨與公當先鑄伏法矣方鑄倡極而宣舉猶不肯絕網繆之跡可見於鑄祭宣舉之文則時烈所謂為鑄毒所中者真是實際言也及極撰其父年譜而獎鑄以不拘註說不泥古人言論見識超過世人則愛護獎詡之意溢於辭表是欲使鑄實過朱子以上其背朱子而黨賊鑄實是家庭傳受心法使極謂時



烈相似於朱子則何以為時烈也若夫春秋之大義卽時  
烈痛念時事感激知遇凡厥施為莫非明天理正人心之  
事雖天不祚宋弓劍遽遺鉄杖木馬遺恨千古而獨對說  
話猶可以想見密勿之訄謨千載之下足令志士隕涕風  
聲餘烈永有辭於天下後世斯豈非卓然可見之實而極  
獨何心乃敢肆然訛毀之至此耶此亦有由然矣蓋宣舉  
少日慷慨亦嘗以大義自許而及至江都之變與友約死  
而不死與妻約死而不死以至改名為奴降虜苟免立身  
一敗為世僇人後雖追補於師友之間幸而得補過之名  
而自知身負重累終難容於大理是以惡大義掩已累之

意橫着肚裏觸處呈露死罪之稱初則專為苟活而轉作  
違命之罪虛敬之戒敢以不死之義自歸於蹈海之高節  
若以其身勗勉君上者然如毀板中文字雖非故為誣毀  
而以聖祖當日之處憂隱然比擬於至穢至累之身要使  
後人不敢議其疵累以為厭然自掩之計其亦僭妄無嚴  
之甚矣極之所紹述而經營者全欲蓋其父偷生之過而  
宣舉之失身蔑義費辭飾非之實曰此而彰著無餘此豈  
極之所自為哉殆天誘其衷夫人可欺也天不可欺也臣  
等尤有所痛惋於中者向年極死之初所謂祭文推之娶  
鄉正學此殆類於侏儒之戲而至於大節斯存之稱千萬



之不似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可笑而右拯者從而和之遂以春秋大義歸之拯家父子而指宋為驚外空言噫夫所謂春秋之義即尊周室攘夷狄使人得免於被髮在衽之域者是已今乃當患難倉卒冒耻偷生而曰此春秋之義也值冠履倒置之日閉戶不救而曰此春秋之義古今天下安有如許道理拯之父子費盡心機而僅得此節義二字於媚虜家子孫此何足為榮哉噫拯之立身本末畢露無餘以鄉愿之行賄流俗之譽貌若醇厚心則陰密外挾氣勢中藏撓括費力於禍福趨避際紙口於倫彛斃絕之之日其與一番凶黨乍親乍疎如難如合血脉相貫情跡亘

測源流發而恃義之罪益著擬書出而誣師之跡愈彰以一身而背兩師凡所以傷風敗教者無不身先為之使世道人心壞敗至此者實拯為之首也拯之起廢實在已巳之初此足以令拯愧死而曰仍推排坐致三事及其死而復加以先正之稱此可以觀世變矣夫先正之稱何等尊重而如拯者猶且濫冒之向使臺臣不言則已既言之則何以獨禁宣舉之先正而不及於拯乎此士類之扼腕而不平者也伏乞聖明察賢邪之分軫消長之幾明先正受誣之因極而益篤尊敬之誠禁拯先正之僭稱而永塞邪說之源于以昭大義於既晦復師道於既滅使是非大定士



趨歸一天道既明人心日正則世道幸甚斯文幸甚 答  
曰省疏具悉爾等居首善之地憂慨世道有此封事縷  
數千言實出扶正斥邪而拔本塞源辭明理嚴披覽忘倦  
嘉歎不已也予於先正可不益篤尊敬之誠哉所謂僭稱  
自今痛禁使是非益明焉

趙泰億疏

丁酉四十三年正月初三日禮曹叅議趙泰億疏略今日  
朝廷之是非莫過於申球等事而 殿下曷嘗觀治平之  
世抉摘人文字構成人罪案者耶凡人無辜尚不可搆罪  
况於兩朝尊禮之儒賢乎尋常罪名尚不可勒况可加

之以誣辱聖祖之罪乎 殿下初既明察深斥之至以慨  
惋為教畢竟處分至於屏逐言者毀去板本而後已獨不  
念殿 下舉措之大段乖當乎尼懷兩家之不得保其情  
好特是兩家之不幸此事本不關涉於朝廷而推而上之  
轉輒層激扶抑太偏處分乖方至於如珠妖惡之疏出而  
以誣毀聖為祖言至於金致屋之疏而無餘地矣其所醜  
正罔有紀極言之惜毒噫亦甚矣若其所謂使其弟云云  
之說其書有無臣未知聞其言虛實又未可知設令其弟  
真有此書此於其兄宜不相聞而着一使字心欲歸罪抑  
何心哉先正之稱非如朝家爵名可以予奪道之所存名



自隨焉 殿下於儒賢之歿也不待臣僚之言而先稱之  
以此二字尊賢之至意於焉可見而乃於今日謂之僭稱  
而痛禁焉則臣未敢知 殿下舉措何如耶向曰大臣之  
劄謂如是處分之後可以鎮定更無他事今日此事又何  
為而出耶臣恐若此不已則前頭士林之禍朝廷之闕又  
不知至於何境 殿下何不長慮却顧惕然存警深推國  
家世道之憂務為調劑鎮定之策致有日後無窮之悔耶  
云： 答曰省疏具悉今日之事是非大定而托以職掌  
肆然伸救已極無嚴侵斥洋儒不遺餘力亦甚駭異也  
傳曰故判府事尹拯贈謚之命還寢禮曹叅議趙泰億述

差

備忘記尹拯勿復稱儒賢

備忘記甲子次對兩大臣以尹拯事有所陳達予即允可  
不以儒賢待之矣到今擬書一出而疵累彌彰此誠斯文  
之大慶而自有師生以來所未聞者也寧不寒心噫予快  
悟昔日之非而處分大定則其在明好惡之道決不可只  
禁先正僭稱還寢贈謚建院之命而止自今勿復稱拯以  
儒賢明示予尊賢斥邪之意

金普澤疏請尹拯父子追奪

同副承旨金普澤疏曰惟我聖上崇儒重道卓越百王善



善惡：明并日月大定斯文之是非可以不惑於百世而猶有未盡洽然於公議與士論者此羣下不能奉承之罪也尹宣舉身負難洗之累自知不處於世托跡諸賢之間外示自新之意而其實元無悔責之心乃於著述之文敢引聖祖而自况又藉重賊鑄之言此其意以為吾若有過則聖祖亦有過至於杜舉云々之說自處其身於無過之地肆然謂聖祖有可罰之過其為誣毀孰大於此而今不能嚴斥痛懲只令毀板而已則將何以慰聖祖陟降之靈亦何以少洩一國臣庶之憤慨哉尹拯之於先正臣宋時烈義雖師生恩實父子而其包藏之心世無知者及夫時

事嬗寢渠之黨羽熾張可以分立門戶則遂決叛計視先正甚於仇讎終焉先正為奸亮所搆殺拯則騫騰士林之憤痛在極不在奸亮今我聖上處分赫然使削拯儒之賢名既削儒賢之名則特一背師之罪人耳微官庶職尚不可加於其身况可尊之以台司之位乎臣愚謂兩人官爵決不可不追奪也云々 答曰省疏具悉近日事是非大明可以不惑於百世而一種惟鬼之輩血戰公議甘心死黨此無他處分猶有不嚴故耳兩人官爵不可仍存欲一下教於選中矣爾疏適至正合予意並命追奪官爵焉

尹宣舉尹拯追奪傳教



傳曰尹宣舉段身負難洗之累自知不齒於世托跡諸賢之間外示自新之意而乃於著述之文敢引聖祖而自况又藉重賊鑄之言至於杜舉云々之說自處其身於無過之地肆然謂聖祖有可罰之過其為誣毀孰大於此廷奪官爵

尹拯段於先正臣宋時烈義雖師生恩實父子而其包藏之心世無知者及夫時事之嬗度黨羽熾張遂決反計視先正甚於仇讎終焉先正為奸兇所搆殺拯則騫騰士林之憤痛在拯不在奸兇况削儒賢之名則特一背師之罪人廷奪官爵

時尹宣舉文集刊行其中多記宣舉與人酬酢之語而人有勸宣舉仕且言江都不死之無傷於義則宣舉曰雖然以此身留作吾王之杜舉可也夫杜舉者其君有過聞杜蕢之規諷而悟之留其所舉之觴稱曰杜舉者也宣舉之意蓋謂 孝廟其時亦不能死以我之不死作為杜舉而為戒也 孝廟其時以大君入江都而仁祖方位南漢江都雖陷 孝廟有何致死之義乎是不過欲掩已罪而上擬於不敢擬之地援而同之也又尹鑄釋宣舉之慙曰其時康王實在軍前康王 指孝廟也此言亦錄於文集中蓋宣舉雖於慎齋門下以江都



不死為慚憤欲死之狀以取諸賢之推許而實則與鐫  
輩私相論難以不死作為一副當義理以欺天下後世  
也初極之抵實錄廳書有先人初無可死之義之語論  
者皆以為極蔽於愛親之私欲歸其不死於合義而不  
暇念其父平日悔過自責之意雖可謂觀過知仁而識  
見殊甚迷暗尤翁獨曰其子豈不知其父之意耶此必  
宣舉之意然也吾輩少時見欺於宣舉至此而不之覺  
可恨聞者或以尤翁之言為太深不以為然至是始覺  
尤翁之見果信也老論儒生輩春夏間欲上疏論此事  
故判書全鎮圭極力止之曰老論方以極事被罪罪退伏

此時又上疏則有若務勝道理未安而上之處分或失  
當則大累聖德不可為也云故不得發及其鎮圭既沒  
老論復入楊州儒生申球製疏欲呈止之者猶多而球  
堅不聽從直詣闕下呈疏上命入宣舉文集覽之而不  
能覺察教以文集中別無未安之語命停舉申球於是  
吳命浚上疏以為士禍將作比球於子先於是左議政  
全昌集上劄極論之曰球為聖祖下誣何可罪乎止始  
覺悟下批冀諭解球罰命毀宣舉文集板本於是少論  
儒生輩上疏伸卞宣舉極紛：政院以上教不為捧入  
則作掣於闕門命囚之則又作掣於典獄又作掣於刑



曹推問時及其納供極口詬辱昌集有若骨豎之間巷  
上命配其尤甚者數人後因承旨金普澤上疏命削宣  
舉父子官爵少論以此於昌集普澤惡毒次骨必欲甘

心矣

丹巖  
記事

徐宗泰疏目自訟

判府事徐宗泰疏略臣之前秋劄辭實出匡救之忱而未  
蒙察納近伏聞禮遇舊儒臣父子並命削奪處分至嚴臣  
之前日論亡之言自歸上欺君父其罪伊何深劫悚懼無  
以自容宜重施譴罰以彰妄言之辜 荅曰今日之事是  
非既明則處分不得不嚴矣卿其須体予意安心勿辭亦

勿待罪宜速入城仍傳曰遣史官傳諭

趙相愚疏自訟

判府事趙相愚疏略前秋毀板時惇先之喻士禍之說日  
登章牘大臣對亡之疏未嘗不曰只毀其板不罪其人則  
惇先士禍等說大是誣捏 殿下亦惟曰誣捏臣於其時  
過為奉信不敢致疑於層激之論而設今有之 殿下必  
宜嚴斥大臣亦當及時救過以實前言矣仄聞近日所處  
分大相刺謬延奪之典并及泉壤不意我 殿下先御之  
日乃有此前牘罕有之舉無路更進懇乞聖慈曲垂俯察  
亟治臣前後忘言之罪云々 荅曰今茲延奪不過次第



應施之典矣予意本自如此元非因承宣之疏乃覺得而今以予之不為嚴亦大臣之不為救過為言此予之所未解也卿其安心勿辭亦勿待罪

李世德原情

司直李世德擊鼓原情自等矣身自少出入於先師尹拯之門恩義之重無間父子而自止師受誣未能一番伸暴者以俟是非之自定日者因戚畹小臣金普澤既有矣身先師父子追奪官爵之命夫追罪既骨係是拯律而朝家以此拯律公然施之於兩賢臣茲乃不避嚴誅一槌登聞之鼓以為上徹之計噫茲事是非之易下不啻若黑白薰

猶而向來一二陳下或欠明暢或欠踈略聖上未能悉燭其顛末而變言詖說得以眩惑天聽也臣請歷舉宋之所以見疑於拯者拯之所以規諫於時烈者與夫師生之義之終不能保者一曰臚陳於甞礦之下今之者持拯而詆毀拯者一則曰辛酉擬書出於墓文之不滿意驅之於挾私逞忿之科一則曰墓文無辱而遽至相絕驅之於無端背師之科捏合始末削去節級打成一瓦圖論說去以其譏誣之計宜殿下之聯聞而未及詳察也噫自有墓文擬書併入之命拈出此件斷以為師生相絕之案將欲硬定是非然而墓文自一事也擬書自一事也相絕自一事



條件各異事蹟昭在一加按覈可以立卞夫拯之與時烈相絕實由於末稍書札僂辱其親之狼藉則此何有于於墓文而言者乃置末稍之僂辱必稱墓文之無辱以證相絕之無義此誠可笑之甚也蓋時烈所撰墓文潛畜不平顯示踈外稍解文理者可以立見則拯之不憚於意者誠人子之常情也宜但以文不憚意遽至於相絕乎若其致疑於本源者則墓文一事固亦其中之一端矣今言者不論見疑者之真有可疑反謂疑者之出於私憾其亦惑矣夫碑文一歎雖係私事而以公心觀之其果無可疑者乎夫以平生知舊撰平生知舊之墓文則其痛悼稱述之意必

倍於他人而時烈之於宣舉其平昔之許與何如也身後之賞揚何如也而及見宣舉已酉擬書之後嗚加愠怒不平之言累形於書讀而俄而碑文出則全沒實狀頓與祭文中日星砥柱如出異手其末稍之語則全然借重於文純公朴世采所著行狀而乃曰狀德之文茫然不知所以措辭也其銘曰我述不作顯有不欲犯手之色怪怪其命意之不誠而書質之曰平生朋友不以一言半辭自見已意而反述後學之語若初不相知者然云：蓋拯之所望非在於溢美毋論輕重只欲其自為措辭而已時烈乃荅之曰吾仰和叔如喬岳和叔卽世采字也其言似若藉重



於世采者而至其於世采也則曰山岳之說執事用於用  
處故愚也禘借而用之云蓋以世采所著行狀贊美宣舉  
有巖、喬岳等語故時烈潛懷不說畢竟自露其訛嘲之  
跡也向使時烈有所不滿於宣舉則當極之托墓文也辭  
而不作句也直叙已見以示其意亦可也夫豈不辭而當  
之矯偽不誠乃至此抑何意哉况為人子托以先銘何等  
重事而說嘲毀弄無所不至是果近於人情乎否乎且向  
所謂不平之言形於書牘者各有顛末矣蓋宣舉之於時  
烈自此於諸葛之州平元直一生規切之勤、懇、嘗出  
於一瓦赤心其所謂善易者不言易先聲後實等語無非

功中時烈之疵病而若其已酉擬書則尤多觸犯其忌諱  
者而極之持以相示於乞銘之行者蓋亦出於坦懷相信  
至誠相愛之意也時烈所以蓄怒於生前之礙言逞憾於  
死後之遺札亦豈怛情之所可測者哉於是追提尹鑄事  
而逾及江都事以為崎此宣舉之資以極之不拒鑄奠執  
以為言矣身請就此一端以宣舉父子所以處鑄本末及  
江都事首尾而系下焉噫鑄早托儒名浪得唐譽一時名  
流無不與之親好時烈初見鎮抵書於文正公宋浚吉曰  
行到三山見尹鑄與之論學吾輩學問真可笑也鎮鑄之  
初名也時烈之當初稱譽鑄者如此而至癸巳年間時烈



與宣舉會于黃山始斥鑄以異端蓋以鑄之中庸分節不  
依朱子章句故也宣舉曰此固鑄之年少過越所致包容  
誨責導之以善君子愛人之道也又曰如陸象山然後能  
與朱子角立如鑄者安能為異端云云蓋時烈雖目鑄  
以異端而情好固不衰稱道固自如也其後四年丙申鑄  
為謔議遂納告身則時烈獎之曰今之伯夷也六年戊戌  
時烈之掌鈴也擢鑄為進善以超躡八資有違政例而見  
違則時烈於榻前啟曰此等人當以格外用之仍請還除  
進善又明年己亥春鑄以山訟事辭職時烈以為不可  
以訟者待徵士特請不查而直決宣舉以為此大害於事

理以書規責時烈以此見之癸巳以後時烈之事曲為  
鑄地者如此惡在其以異端斥絕哉及夫禮訟以後鑄以  
卑主貳宗之說攻斥時烈時烈以鑄為將殺已始與鑄為  
賊讎宣舉以嫉之已甚亂也之意或時烈毋使杜鑄自新  
之路又作書責鑄言甚峻切前後書皆載本集可考而知  
也鑄見末稍書怒而不答宣舉雖不復以友道待鑄不與  
之往還者殆且十年及宣舉沒鑄送子致奠極以為先人  
之於鑄友道雖絕而曾於喪故不廢例問今於喪後以舊  
誼未弔固無不受之議遂不拒絕此於人情事理少無可  
異而時烈執作一話頭做出緜縫保合之言遂以為既絕



復交之誣人之為言其亦甚矣已亥以前則時烈之與鐫  
交好與宣舉彼此何間而自謂已則忘身亦鐫而欲置宣  
舉以春秋先治之律者其果成說乎時烈亦自知鐫事之  
不足累宣舉則以江都事欲為詬辱之資輒又托之於鐫  
說挿入四字以為造謗之基址後來傳虜忍人等說莫非  
從此演出其所用意吁亦危且險矣江都一事之不足為  
宣舉累者非矣身之私言也 孝宗大王批旨有曰未聞  
陳東終致尹穀之死云々此蓋出於俯燭當時事實而實  
是聖人精義之教也時烈初祭宣舉之文發明江都不死之  
義曰中經大亂非欲尾全文山倉卒腦不關年且在觀志

身不敢專又自序三舉士傳而有曰江都則自仙源金相  
國以下十餘人其它所在委命表著者不可勝數且如潔  
身不污以守其志如尹宣舉諸賢事雖不同而同歸於一  
致皆不可遺也仙源金尚容號也以此觀之則當時諸賢  
及時烈初見皆不以江都事為宣舉之累者可知也同是  
一人也同是一事也而極力費美於情義未替之前用意  
訾毀於擬書傳示之後前後言論判若二人而猶不敢無  
端自唱乃引鐫事而拖引之疑點一事做成兩訾而又托  
之於鐫言之而唯恭傳之使瑕累歸於宣舉而言根歸於  
他人於江都事四字初不書之者以鐫初無是言故也傍



觀之苟有公心者孰不以時烈之心術為可疑也哉不獨此也厥後時烈言行施措之間率多可以使人窺見其心術者而其心術至惟恭禮說事而愈益綻露蓋惟恭嘗以礪山南姓人田畝攘占事有所規切而時烈因此大恚遂成嫌隙矣及至丙辰年間拯往候時烈於長鬢棘中則時烈曰草廬禮說見之否荅曰庚子年榜枝達幹之說見之矣曰非也乃甲寅秋所為也大抵頤癸前說宋尚敏大駭而來示火筆則以為癸說求免而吾則可發一笑也目今其孫疇錫搜諸几案既而曰宋生還為持去君歸路可以覓見之也極還到懷德訪尚敏索見禮書時烈之孫溥錫

在座出諸其囊中而示之既見殊無癸說處拯即抵書時烈以明禮說之無癸俄而惟恭之謗喧騰一世惟恭之侄頤來見拯甲寅禮說曾已往復於宋相有所點改因以其往復書示之拯不勝訝感復作書質疑則時烈有荅書向日著定疏中載者是也其言畧曰聞此凡言某論禮之誤可死云云愚謂此必以為當初論禮拯言不諱其勞當死云而傳者傳語之誤耳又聞此凡作說頤異於前見既而李夏卿來說曾拜其丈於招京路上則言論可異云雖不信聽不能無訝故於子仁枉顧之日奉要覓見其新說矣及承回示則自信前日相信之不謬也蓋至此而時烈之



欲陷惟泰造言蜚謗之迹畢露無餘此亦拯之致疑本源之一端矣及其庚申之後未免胡亂出來而表裡勳戚把攬朝權言論事為無一不出於伎求平生講劓之友無一全保向者尊仰之人大半乖離拯之所以憂嘆痛惜於時烈者轉加一節矣蓋時烈之始也自托大義動引朱子且有好名畏義周遮掩護之心猶不至於索性為非雖以宣舉之深於規警也輒皆認之為氣質之病矣及其晚節則本末尤昭著拯之所以畢得時烈之心術者政在於此款矣由是而溯而觀之其見於行已接物文辭事功之間許多病敗者皆由於本源之不正不可復諉於氣質之偏則

真先儒所謂一誠不立萬事皆偽者也平生所為無一不背於大學誠正之學與朱子戒陳同父之語洽然相類此非但時烈一身之病而已實係世道興衰學術真偽之大關鍵其所憂憫痛惜百倍於已酉書箴砭之時故拯之心以為師生者平生所尊仰而依歸者今胡為而至於此極也於是乎作為一書畢據忠忱所謂辛酉擬書是已其書即論學之書也泝源沿末傾困倒廩真訂實砭刺骨透髓一言一字無非時烈之藥石蓋此一着實出於背城借一之計倘或同是而有所改悟則此固大幸也雖或不幸而益見疑怒遂遭斥絕曰將杜門自廢終身不見人面而死



若外為尊崇內不信服有疑而不敢質有懷而不敢言表  
裡矛盾心口不應則縱或苟且緘縫於一時終為自欺心  
之歸極之斷心誠不忍為此而世之訾毀者乃或疑  
其出於挾搃此豈知極之本心惟世采知之故以碑文擬  
書分作兩件事甲子疏有曰以臣宿聞雖有所謂墓文撰  
述之端固難晏然者而其實狀初不繫於是也極聞嘗目  
事叩質於時烈未得其開釋自後遂成抑壺每欲作長書  
并效平日為師之誠意云云夫忍人侮虜等慘辱在極之  
心亦豈不刻骨痛迫而後猶諉之於他人之語語則固不至  
於因此告絕而及其不但曰忍人問諸水滸之說則噫

痛哉人之為言胡忍至此極之苦心籲冤一字一涕有足  
以感豚魚泣鬼神者使時烈苟有一分惻隱之心則初雖  
不忍憤懷妄生訾毀及見極此書之後所當惕然警惕少  
戢其詬辱之心而乃忍以無倫悖義之言益肆醜詈噫人  
皆有父母是豈向人子所可發口者耶極所遭之痛迫姑  
舍勿語即此一事而觀之可以知時烈之平生矣自此極  
之於時烈無事於絕而自絕矣及至丁卯時烈又忍以先  
鑄伏法之說肆然筆之於奏御之文則誣辱之實聖鑑亦  
且昭察夫昨年筵席所教其父受辱其子豈可安而受之  
者誠萬古不易之定論也然則其所以相絕者其果由於



擬書乎怒其人而辱其父之不足又辱其母一節加於一節且其所誣讖無非人子不忍聞之語到此而猶曰言出於師不敢背絕而自處於弟子之列則天理滅矣人倫喪矣然則極之絕時烈非極絕之也乃時烈自絕於極也極之處義顛末矣身既已彘列如右請就前後疏章中僭言巧說得以惑亂 聖聰者為 殿下略下其一二蓋當前春 殿下方主父師輕重之義故李奮揣知無輕重之說不能見售乃先為說婉辭而曰固當先父子而後師生以慎上旨繼又巧為說辭深文密構以為己之意非謂父師無輕重而專以處義之不明為咎其言曰師生之絕古未

曾有而雖或至於相絕是宜沫血飲泣直布衷曲明白自處以終其義既絕之後更不敢以惡言相加云、噫本源之病昭著難掩而忠諫不入情志先阻然猶至誠惻冀其悔改雖書不能達疑不能質而太息瞻顧不能自己洎乎辱及兩親始乃有數書質問真是沫血飲泣直布衷曲之言及其終不悔改誣辱愈悖則自歸於相絕而既絕之後擬書之藁終身不出口不道其人之長短則其處義者至矣以此謂之背師是可忍也反覆窮思未見其毫髮可疑則未知奮之意指何事為不能明白以何言為惡言相加乎其劄又曰豈有一文字前後之間其人賢否判作天



淵之理乎若曰拯之所見本自如此則既往之父事者何  
心又欲必得一言之重以為其親不朽之苗者何意不特  
奮言如此構捏之徒每日四十年從遊曾無一言違拂墓  
文前後其人賢否何據頓覆云誠極可笑厥後時烈雖在  
荇棘中目下言行苟有差失則輒皆直陳無隱觀於禮說  
等事亦可見矣及乎忠不見諒言不見采而本源之疑於  
是乎滋甚逮至庚申再入無復可言而擬書作矣此皆鑿  
鑿有根據四十年無違拂云者其果成說乎况其心術之呈  
露尤在於晚節則前後之異觀豈拯之過乎至於昌集急  
於護黨銳於盡正不暇顧其言之背馳其父人之無狀乃

至於此耶其疏又曰甲子末終之書猶且請改墓文曰幽  
明受賜疑結俱解只在門下一言之間而已其人如彼無  
狀則又安得遽解於文字筆削之間乎云々然則 殿下  
之致疑於拯亦無恠也若其甲子書則自是別事蓋其時  
宋語窮於木川事乃曰言者徒歸誣妄而聽者以為矯飾  
以故絕意於復為高明露此悃悞只有抱此八地以俟百  
世之公議云拯恠其言之終無別白悶其事之將歸黯黯  
乃復抵書曰延惟舊誼俯察人情平心舒究曲加哀憐則  
幽明受賜疑結俱解即此觀之彼此往復的有所指其於  
墓文萬干不涉而昌集闐然抑入請改墓文四字其所用



意誠亦巧慘矣夫此兩說者或出於遁辭粧撰或出於用意捏造而聖上一切憑信許以明快又謂之打破無餘臣切惜之至於致虛䟽絕恃視前䟽尤甚其䟽曰當凶黨之搆殺時烈也凡所勒成罪案都不出拯書之意旨脉絡歸趣無不昭然相合噫言至於此又何足較也然此非致虛之言乃時烈之言也愠憾之心尚蓄於中將死之言憤懷益甚嘻噫甚矣許璜生存而木川之事言根明白金壽澤陳䟽而忍人水濱之說自有歸宿云々噫著定䟽中所載者只是時烈遁辭自明之說而若其前後徃復書之節：破綻者著定不曾提及故矣身既已悉陳於右倘蒙 殿下

略賜省察則時烈造言之跡著定欺罔之狀自可立了矣且著定輩之所執以為左契以訂木川說之非誣者乃許璜之生存也然此亦有不成說若使當初言根果出於璜則時烈之言只舉一璜足矣或諉之於柳壽芳或托之於李惟泰末又引而自當者何也且璜既稱時烈之門徒而又自謂與拯相親則方時烈之左右推托無以自解之時何不一遭明言以了其師之疑謗前後十數年間默：緘結而及今時移事往之後使其子投䟽乎然則璜之到今自當出於受人意指而非其實狀者灼然可知璜雖生存何益於為時烈了明哉至於壽澤之䟽以為其祖萬增親聽



於其曾祖益熙以訂時烈所云之不誣夫以君子忠厚之道論之子傳父言宜不可致疑於誣罔而揆諸事理抑有萬：不然者未知金益熙忍人之云果在何時若曰在經亂之初則萬增時在襁褓何由親聽而省識若曰在萬增稍長之後則益熙之薦宣舉實在壬辰一邉斥以忍人一邉薦之君父寧有是理若如時烈之言果出於非復阿蒙之意則又有大不然者夫潔不保往者正為一時蔽惑始迷於覺者道耳若所謂忍人云者人理都喪大質已虧不當在許其自新之列一被此目便作棄人若是而曰擬之於阿蒙刮目則不倫甚矣由是論之使益熙既曰忍人而又復

登之薦剡則益熙不免為誣親而媚人也誠非臣可知也嗚呼極之處義顛末明白正大實無毫末可疑特以見時烈之故右時烈者莫不羣起而并味之畢竟蹈藉殆無餘地而辱極之不足并與宣舉誣之似此風習閭巷間少有知識者所不忍為而此輩忍為之矣身竊痛之所謂誣聖祖之云蓋函球創始之昌集條列之普澤特襲其餘論耳臣請就昌集向來劄中九條下之昌集之劄有曰杜舉之事何如而無忘在莒其可借喻之乎康王之言不悖而所謂刺謬是真斥鴆者乎云々噫杜舉之喻所以斷章取義以寓不忘規警之意而已前後章疏之下此者固已昭



晰無餘則凱風寒泉之誣足以塞譏者之口而昌集猶復飾非斷：不已至以古今人文字避忌之疎密為言 殿下試問昌集曰融洩二字之出處如何而尚可取用於贊壺闈之文則其為可忌視杜舉孰輕孰重耶昌集於此少加自反則必不忍為此說矣且以康王之說為恃者蓋以其言出賊鑄之口而第念國家丙丁之禍實天地翻覆之際故當日名臣之說及亂離者亦有此擬於汴京之慶文正公金尚憲祭文中事同青城一句語是已夫以尚憲之賢未嘗曲為忌諱而不嫌其筆之於書則今以不斥鑄言勒為宣舉之罪者其果成說乎且以時烈抵宣舉書觀之

則有曰無忘江都四字看來不覺起立果能明此義理則勝似他人十年啓沃之功第未知渡漢意思果能如湖海時否云々觀其語意以無忘在莒之戎者作告君之第一義向或慮有避忌不能盡草野狂贇之言然則鑄之止令勿言時烈之慮其不言其意雖異而其以為有嫌則一也今若以刺謬二字謂之斥鑄不嚴而罪宣舉則時烈之意其有嫌而猶願其盡言者將何以加其罪乎噫丁酉是宣舉未歿前二十年也苟有使時烈真認為通天之罪則宜即斥絕於見書之初而乃於既歿十數年之後延構罪案極其慘毒欲以陰啓泉壤之禍人之陰譎胡至於此時烈



之用意布置其來已久則球浩昌集鎮遠喜朝致虛鳳威  
普澤輦之奉行遺筭逞其凶計者亦何足誅乎嗟夫以宣  
舉之賢而與時烈相從許久曾不悟時烈處心之險至於  
此極信其為道義之交動輒有規切之言卒致身後同極  
之禍誠足為千古之遺慨而到今時烈伎倆畢露無餘則  
以 殿下之明聖宜有所燭破而猶且深入其徒糲糲之  
語終至有今日之處分豈不痛惜乎夫今之所以尊時烈  
者則曰法朱子也明大義也忠 孝廟也其所以斥宣舉  
則背朱子也毀大義也掩已累也而其曰掩已累者即其  
所謂誣聖祖之張本也噫時烈所以法朱子者果何事也論

其心則險詖考其行則誕妄此固朱門五尺之童所不為者  
臣未知法朱子之云果何所據而若其法朱子以便其假冒之  
計則誠有之矣臣請就其一二事最著者言之向在丁卯  
年聖上嘗遣史官索取 考廟御札於時烈時烈以為御  
札時在權尚夏家乃令史官逸往取去噫時烈既自以為  
讀朱書而有所見則一種無識之輩孰不以為誠然而臣  
未知朱子之擅役王人果見於何書耶且時烈之於 孝  
廟每自擬於朱子之於宋孝宗故方其撰 孝廟挽章也  
欲步朱子阜陵挽韻而以故府使金益廉能詩故欲倩其  
手至以手札求得之及其宇宙懷深恥風塵有暗傷之句



一世之所贈多則遂乃掠為己作而自謂得意之句筆之於人家詩集中刊行於世噫今於親戚知舊之間情義稍厚則身後挽誄必親自為之以盡其情時烈之於孝廟乎日契遇如何而倩人題挽已極不誠從以掠美自誇言之無作未知朱子之挽宋孝宗亦果有近似時烈此事者耶噫彼輩所謂法朱子者不過以其傳會朱子之語假借朱子之事而以上所陳數条而觀之其用意之矯誕遣辭之悖妄殆令人掩耳而欲走若是而謂之法朱子其亦無嚴矣所謂明大義云者蓋時烈當孝廟舊發之日口誦復雪之義蒙彼不世之遇以為誇耀之資者也噫尊周誠

大義也復讎誠大計也苟使實心做去見諸行事則雖時有不幸事卒無成誰敢有指意者哉時烈則不然強為大言全務虛聲得君十年之間了無設始之可見而徒以懷慶黜亨一事賄得攘夷之名且宣舉丁酉書所以慨惜於時烈而勉之以先實後聲者也此渠輩之所藉重而誇詡者只在於獨對說話臣以為獨對說話適足以露時烈之本色也昔在孝廟己亥三月日引見諸臣將罷之際遽命時烈獨留屏左右賜便坐密詢復雪之大計當其時也聖心虛佇如渴思飲叩問再三願聞至論此正時烈之千載一時也所當罄竭所蘊指陳籌策以副延訪之至意而願乃



先言諸葛之無成繼陳覆亡之可憂聖心愈堅乃以大義覆亡何惧為教勤叩不已則始以修己刑家四字草塞責聖心開納反覆詢問則乃以從祀五賢精加取捨為言上曰今日所急者非此事也朝臣儒臣皆以為急之事子病之又詢治兵之策則又不過曰御營保人為良法而已又援引姜庶人獄事金弘郁冤死事縷陳說而不復縶及於修攘之謨聖問愈切所對愈左竟日前席如是而已修己二字此固朝晝履氈之所熟講則密室從容所欲聞者何止此一語且時烈既以修攘為復雪之大本則次第施設亦必有說所宜一：余陳賞成大計而一說修己

之外更無繼陳之策此正由於時烈平日元無實做之意其於復雪之策未嘗講畫於膏中故猝然承問茫不知所對而然也時烈一生所自任者如何而一朝撞着虛偽畢露若是而明大義人孰信之云：其餘多不能盡記 禁府啓目李世德所供如此上裁何如 今曰世德所供誣辱先正恣意搆捏凶言悖說無所不至不料人心之陷溺義理之晦塞至此之極也兩大臣之劄扶正斥邪辭嚴義正而其所誣辱殆無餘地亦甚駭惋噫 聖上昨午處分皎如日星是非大明斯文慶幸孰大於此：人搆犯萬：絕痛絕島遠竄 禁府李世德康津縣古今島遠竄



